

羣衆



李 蒙

橫大愛國第一集

羣衆雜誌社發行

社論

擴大愛國統一戰線

從一九四五—八月抗日戰爭獲得勝利到今天，已經過了十六個月。回想十六個月以前，舉國人民喜樂若狂，曾經用鑼鼓和鞭炮慶祝過勝利。然而十六個月以來的國事，條件違反人民的意志，處處造成人民的悲憤。倒行逆施的地主買辦軍閥官僚集團把勝利的果實搶走了！留下給人民的仍然是餓死、是凍斃、是失業、是逃亡，再加上一大堆新國恥。

勝利應當帶給我們獨立，事實完全相反，我們所收到的不是獨立，而是美帝國主義的新侵略。美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從赫爾到馬歇爾，辦法雖然因時不同，因事不同，原則前後一樣，無非是支持蔣介石的一黨專政，打擊民主進步勢力，藉此，把中國變成菲律賓式的殖民地。十六個月來，美帝國主義在中國市場上兜售反蘇戰爭，其目的在於用反蘇戰爭的叫聲，來掩蓋反華的侵略政策。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走了，美利堅帝國主義武裝得更好的軍隊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和商品走了，美利堅帝國主義組織得更好的資本和商品來了。一句話，中國地主買辦軍閥官僚的奴才集團除一點兒把我們的祖國賣給他們的舊主顧，現在到底賣給了新主顧。並且說得好聽，這位美國新主顧，好像聖誕老人，祇來送禮，並無野心。然而，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畢竟掩飾不住，徹底斷送中國民族利益與國家主權的中美新商約，按照原定計劃，不顧人民反對，終於今年十一月四日在南京簽訂。中國人民，八年血戰，爲了甚麼？難道是爲了不肯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寧願做美帝國主義的奴隸嗎？我們敢說，炎黃子孫，除了地主買辦軍閥官僚的奴才集團而外，誰也不願意做奴隸，誰也不願意做馬牛。我們要把十一月四日中美新商約的簽訂，當作新國恥，同時，我們要誓雪新國恥。我們堅決自衛，是保衛民族的獨立，洗雪新國恥。

勝利應當帶給我們和平。事實完全相反，我們所收到的不是和平，而是關內關外，烽火漫天，兵車遍地的內戰。從袁世凱時代以來，新舊軍閥們爲了地盤，進行內戰；國民黨反動派爲了劃共，進行內戰。內戰在抗戰中，通過磨擦的方式，始終就未停止；內戰在勝利以後，由於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政策，火上加油，以致更形擴大。這個內戰是中國人民一切災難與痛苦的根源。工業崩潰、生產萎縮、通貨膨脹、物價飛騰、金融混亂、財政出軌、農村枯竭、地租更高，加上田賦徵實、徵兵抽丁，那一種不是由於國民黨政府內戰政策所造成。武力統一，本來是辛亥以還幾個大軍閥的一場夢囈。迷戀着這場夢囈的國民黨獨裁者，恰好繼承了軍閥時代一吾爲九五計，豈惜小民哉的瘋狂傳統。內戰不能再打了。五個月固然沒有消滅得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就是五年也斷然消滅不了這支百鍊成鋼的人民軍隊。我們堅決自衛，是爲了和平。

勝利應當帶給我們民主。事實完全相反，我們所收到的不是民主，而是一黨專政與個人獨裁的繼續與加強。以統治者自居的國民黨反動集團自勝利以來，天天叫喊着「還政於民」，這就等於不打自招的承認：過去二十年中，國民黨在所謂訓政的名義之下，霸佔了中國人民的政權。國民黨反動集團既然製造了霸佔人民主權的事實，難道他們現在心甘情願把人民的政權完璧歸還嗎？不，他們決不。所謂「還政於民」，祇是一句欺騙我們百姓的假話而已。這因爲中國人民業已覺醒，一致憎恨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與專制，一致要求從國民黨反動集團的手中把政權收回，於是，蔣介石的謀臣策士們便想出了這一條明還暗不還的妙計，這一條假民主的妙計。國民黨反動派爲了實現假民主，以便掩蓋一黨專政，竟不惜破壞全國人民所擁護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單獨召開國民大會，通過一黨包辦總統獨裁的憲法。無論這個憲法在字面上多引用一兩條或少引用一兩條協原則，無論這個憲法在字面上多點綴一兩項或少點綴一兩項假民主的詞句，反動的本質並不因此改變，總統獨裁還是總統獨裁。全國人民從國民黨反動集團手裏收回政權的迫切要求，仍然不能達到。我們的堅決

自衛，是保衛解放區人民已得的民主，爭取全國人民的民主。

抗戰勝利雖然使我們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但是，中國並未跳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黑暗深淵。反之，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地主買辦軍閥官僚的獨佔經濟制度，却絞殺了中國民族的生機。這種極端反動的獨佔經濟制度，乃是國民黨統治階層一切反動政策的根柢。從這種極端反動的獨佔經濟制度出發，他們非賣國不可，因為賣國是發財的捷徑；他們非內戰不可，因為打仗是發財的捷徑；他們非獨裁不可，因為獨裁是發財的捷徑。利用賣國、打仗、陸官三種捷徑，來吸取中國人民的膏血，不斷集中財富，便是這一羣地主買辦軍閥官僚反動統治的本質。

可是，抗戰勝利後的歷史新階段對於我們畢竟是有意義的。因為國民黨反動集團，儘管主觀上企圖加強統治，但是客觀上，他們的統治在戰後新階段中，發生了根本的動搖。全面危機不分白天黑夜都在襲擊他們。最基本的是經濟危機，最苦惱的是政治危機，最嚴重的是軍事危機，最足以喪失威信的是法紀危機，國民黨的所謂法統已經站腳不住，最足以招致失敗的是文教危機，思想統制，黨化教育，到了末路窮途。地主買辦軍閥官僚的統治越反動，它的危機也就越擴大，越深刻。

危機永遠跟隨統治階級，我們沒有危機，祇有戰鬥。昨天我們會經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並在其下團結了全國各階級各階層的人民，挽救了亡國滅種的大禍。今天，我們更要高舉一個新旗幟，這便是獨立、和平、民主的愛國統一戰線。

由於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我們深信愛國統一戰線定能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定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正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樣，愛國統一戰線乃是一條廣泛的戰線。我們主張獨立、和平、民主，條條都是愛國，國民黨及其政府實行賣國、內戰、獨裁，條條都是賣國。愛國戰線應當包括各階級各階層的愛國人民，我們的敵對方面祇是那些賣國賊，祇是那些脫離祖國懷抱而投到美帝國主義懷抱中去的奴才。

我們祖國的天空，雄偉遼闊，我們祖國的土地，博大深厚，我們祖國的資源，豐富優沃，我們的文化，閎碩壯美。多災多難的祖國人民，經過鴉片戰爭百年來內憂外患的鍛煉，勞力耐性，堅韌不拔。雖然我們剛剛結束八年的血戰，然而，我們深信中國人民還有強大的力量，在一個生死鬥爭之後，接着進行又一個生死鬥爭。我們的愛國戰線是氣壯山河的。

工人們！首先要提到掌握技術的產業工人們！祖國需要你們。你們是拿工業改造祖國、建設祖國的勞動生力軍。然而你們從早到晚遭受失業和物價高漲的威脅，遭受國民黨御用工廠和特務暴徒的威脅。你們最反對賣國，最反對內戰，最反對獨裁。愛國統一戰線建築在你們的身上。

農民們！首先要提到自己沒有田地的耕者，祖國需要你們。你們供給糧食，現在國民黨政府害得你們自己沒有糧吃。出地租的是你們，出田賦的是你們，出高利借錢的是你們。抗戰剛剛結束，再來內戰，徵新兵，抽壯丁，又找你們。為甚麼政府這樣壞呢？因為這個政府不是我們人民的政府，它是國民黨反動集團剝佔人民的政權之後所建立的一個害人的政府。你們憎恨這個政府，然而，請你們不要埋怨祖國，因為連祖國也被這個反動政府出賣了。為了救祖國救自己，愛國統一戰線的基礎同樣依靠你們奠定。

士兵，首先要提到雜牌軍隊的士兵，祖國需要你們。你們最大多數都是抗戰有功的戰士。你們最大多數在被徵入伍之前，都是工人和農民。現在抗戰已經結束，該是回家的時候。人間最溫暖的地方還是家。打內戰算不得英雄好漢。美國人的鎗藏在你們的手中，中國人的生死擺在你們面前。你們應該放下武器，應該參加愛國統一戰線。

知識份子，首先要提到大學教授和自然科學家，祖國需要你們。你們掌握着人類知識的寶藏，你們是腦力勞動者。然而，你們今天願意替誰服務呢？如果繼續替地主買辦軍閥官僚的反動集團服務，你們平生的理想是不會實現的。這個根本不懂文化為何物的反動集團勢必把你們的知識當糟粕，把美國的金元當作天地的精華。唯有站在愛國統一戰線的旗幟之下，替勞動人民服務，替工人農民以及過去抗戰有功現在又在保衛衛民的士兵們服務，纔是一條生路。

中間階層的人民，包括政府機關的公務員，銀行和公司的職員，以及一切靠薪水吃飯的工作者，祖國需要你們。你們在地主買辦軍閥官僚的獨佔經濟制度之下，痛苦真是夠受。就社會地位而言，上不得上，下不得下，就政治方向而言，左不得左，右不得右，就經濟狀況而言，吃不飽，餓不死。你們願意鬥爭，又願慮危險。然而你們今天可以絕處逢生了。愛國統一戰線歡迎你們。

民族的自由的工業資本家和企業家，祖國需要你們。截至此時為止，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其中，民族的自由的資本家生產制度處於羊腸小徑，始終進退兩難。抗戰八年，國民黨及其政府操縱摧殘民營工業的罪孽，全盤暴露。更料不到，勝利反成浩劫。你們已經站在歷史的歧途。一條路，向地主買辦軍閥官僚的反動集團妥協投降，以便苟延殘喘，結果仍然是土崩瓦解。一條路，向人民大眾尋求民主合作，以便打開生路。民族的自由的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有光明的道路。愛國統一戰線便是你們的路標。

地主買辦軍閥官僚的反動集團正在自掘墳墓，勢必滅亡，這一條鐵的歷史規律，誰也不能違抗。然而愛國統一戰線對於地主買辦軍閥官僚反動集團中個別的天良未泯的份子仍然採取與人為善的寬大政策。對於個別地主，我們勸他改行，改做自耕農，改辦工廠，改做商業。對於個別買辦，我們勸他改邪歸正，放棄洋奴生活，而從事於民族工業。對於個別軍人，我們勸他放下屠刀，做一個愛國軍人。對於個別官僚，我們勸他跳出剝削集團，做一個為勞動人民辦事的公僕。愛國統一戰線的力量必須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的政敵必須縮小。拿最強大的力量打擊最縮小的政敵，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策略主張。

誰是中國人民的政敵呢？大家知道，地主買辦軍閥官僚的反動大集團，就其社會本質而言，乃是中國人民的政敵。縮小一點說，這個地主買辦軍閥官僚反動大集團中的當權小集團，就其控制力量而言，乃是中國人民最凶惡的政敵。再縮小一點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就其集中表現的形式而言，乃是中國人民最尖銳的政敵。在目前中國政治鬥爭中，我們首先要做到敵友分明，以便決定愛國統一戰線的鬥爭方向。

在這裏加以說明，愛國統一戰線對於政敵並非採取祇有鬥爭沒有聯合的單線鬥爭政策，而是採取一面鬥爭一面聯合的雙線鬥爭政策。我們堅持政治協商會議的軌道，堅持重新制定真正民主的憲法，堅持成立聯合政府。如果國民黨統治集團承認錯誤，取消國內戰禍裁的政敵政策，接受獨立和平民主的進步政策，我們認為還有合作可能。

事實昭然，國民黨反動集團一再破壞民主合作，不惜勾結美帝國主義，認賊作父，不惜撕毀政協決議，以友為敵。然而我們的基本政策，並不因為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即行改變。我們仍然按照民主政治的常軌，保留化敵為友的方針。同時，我們深信，化敵為友必須經過鬥爭。愛國統一戰線是為鬥爭而建立的。

經歷過多次成敗關頭，生死關頭的祖國和人民，決不會被國民黨政府獨裁專制的內憂，以及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外患所嚇倒。而且，由於人民力量的不斷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的旗幟必然發出萬丈光芒。獨立和平民主這三個響亮口號，比博愛平等自由更為響亮。英勇果敢艱苦卓絕的愛國人民，為了祖國的光榮，只有向前，沒有退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讓我們前進吧！前進就會勝利！

目錄

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社論)	
兩條路線的鬥爭(周恩來同志演講辭)	
十年前後	呂正操
一幕大騙局(專論)	梅意
憲法奇觀(專論)	華崗
迅速完成土地改革(解放日報社論)	
壽朱德總司令六十壽辰	
時評：	
民族工業的變態(倫) 澀谷事件(昌) 法西斯暴政不能解救危機(景) 上海也要抽丁(田)	文西
奇怪(戈)	
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陣線(友聲)	馬敘倫
解放區棚戶的翻身(照片八幅)	
和平外交的凱歌(國際一週)	一士
哀兵必勝(戰況一週)	文超
中國工業的道路(解放區報告)	鍾野
棚戶的翻身	鍾野
北方將軍們的悲哀	張香山
月黑天高的廣州城(廣州通訊)	柳波
通訊：	
記桂粵邊境的人民解放軍	陳子
人人抗丁，家家抗徵(南匯通訊)	志兵
抗徵在江陰	明民
解放區的婦女翻身運動(五)	
怎樣學習哲學？(信箱)	
漫劃(五幅)	李蒙等

兩條路綫的鬥爭

周恩來同志在「雙十二」紀念大會上的演講



諸位先生，諸位同志：「雙十二」事變過了整整十年了。中國從內戰轉入抗戰，現在又不幸的回到內戰，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段歷史教訓！不料現在又回到內戰中！我們經歷了八年的抗日戰爭階段，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軍隊強大起來了，一萬萬四千萬人口的地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得到了真正解放。在那裏，人民實現了民主，農民獲得了土地，而全中國人民在這種鼓舞之下，亦認識了一個強大的帝國主義是可以被打倒的，這就是「雙十二」事變的歷史收穫。

「雙十二」事變本身的意義是在它成爲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史上的轉變關頭。「九一八」事變以後，人民已日漸不滿意於國民黨當局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尤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武裝北上抗日，與號召全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後，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的呼聲更因之日益廣泛，並影響到當局的「剿共」軍隊，首先影響到在內戰前線的東北軍與十七路軍。經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全國救亡運動，七君子之獄，尤其是中國人民紅軍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轉向東渡黃河抗日，全國人民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戰，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這已無可阻。唯獨蔣介石先生別具心腸，正當日寇進攻綏東之際，拒絕東北軍請纓抗日，強迫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繼續進行內戰。但他這種倒行逆施，不僅未能達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變，而他自己也因此一逼才勉強抗日。歷史應該公斷，西安事變是蔣介石先生自己逼成的，蔣先生抗戰是張、楊兩將軍順應人民公意逼成的，張楊兩將軍從此就獲得人民的諒解與擁護不是偶然的。現在抗戰已經勝利一年多了，然而張、楊兩將軍却仍被蔣介石先生整整囚了十年。這段公案，人民會起來給以正當裁判，也只有人民才會真正堅持釋放張、楊，那些擔保張、楊無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們，却已忘恩負義的食言了。在紀念「雙十二」十週年的今天，我們要求立即釋放張、楊兩將軍，他們是有大功於抗戰事業的。

國民黨當局的抗戰，既是被逼的、勉強的，所以在抗戰的全部過程中，都存在着兩條路綫的鬥爭：一條是抗戰、團結、民主的路綫，一條是妥協、分裂、獨裁的路綫。

十年前後

· 操 正 呂 ·

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呂正操將軍爲紀念「雙十二」特撰「雙十二」事變十週年紀念一文：十年前的今天，中國歷史上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巨變，這就是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將軍在西安與西北軍領袖楊虎城將軍共同反對國民黨當局打內戰的義舉，當時國民黨當局堅持「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使得整個中華民族命運均陷入嚴重危機。全國人民反

內動、反獨裁、反賣國的運動日益高漲，西安事變正是這一運動的結果。當時張學良將軍所提出的八項抗日救國主張，都是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意志，但是事變爲什麼會單獨爆發在東北軍中呢？這是因爲國民黨當局實行內戰、獨裁、排除異己，不惜以非嫡系部隊爲犧牲品，而不斷賣國的結果。不僅給全民族帶來了災難，而且給廣大人民帶來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痛苦。東北軍在「九一八」後，始而奉令不准抵抗，拱手將大好河山讓給日本帝國主義，繼而被調到「剿共」內戰中去演着中國人自己殘殺的慘劇。五年之中，大戰數次，東北軍的精銳損失殆盡，特別是到達西北後，一一零師及一二二師的全軍覆沒，而國民黨當局對此嚴重損失從不給他們任何補充；由此可見，西安事變之所以爆發，在東北軍中絕不是偶然的。該文繼稱：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爲了照顧大局，極力從中調解，以民主、和平方式解決。國民黨當局終於被迫接受張學良將軍八項主張。這樣，才扭轉了時局，停止內戰

前者爲中共所堅持，得到人民的擁護；而後者則爲國民黨當局所堅持，得到敵僞反動份子的喝彩。中共及人民是主張積極抗戰堅持勝利的；而國民黨當局在抗戰初期則聯合德意，企圖妥協，在抗戰後期，則勾結敵僞，消極抗戰。中共及人民是主張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以便擊敗日寇的；而國民黨當局則分裂抗日陣線，利用抗戰，不斷的削弱乃至消滅非嫡系軍隊，首先是東北軍與十七路軍。中共及人民是主張實行民主，以便能動員人民的一切力量堅持抗戰的；而國民黨則厲行獨裁，壓迫人民，令抗戰陷於無力。在這種情形下，要不是中共在敵後努力，人民在全國堅持，中國的抗戰早已被國民黨當局斷送了。所以日寇一經投降，國民黨當局便利用日俘，收編偽軍，進行更大規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今年一月在全國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聲中，國民黨當局又會被逼的勉強的接受過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但不久便被他所指揮的南京二月一號軍會議一與重慶三月一號中全會一或明或暗的推翻了。等到東北大打與關內大打，更證明他接受政協決議與停戰協定決非心甘情愿。內戰發展到最近，五個月侵佔我解放區這樣多的地方，現在又在開着一黨包辦的非法的分裂的「國大」，一切欺騙作用都被他自己揭穿無遺了。

就這一年多的情況看來，國民黨當局與中國人民之間依然繼續着西安事變以前及西安事變以後的兩條路線的鬥爭。抗戰勝利後中共及人民是主張依照政協路線，實現民主與獨立，堅決擁護一月停戰令，主張政協決議的依序實施，反對美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戰，要求撤退駐華美軍，停止援蔣內戰；而國民黨當局則不惜破壞政協路線，堅決走上內戰獨裁與賣國的道路，他企圖以武力消滅解放區，以「憲法」形式使他的獨裁合法化，以亡國的「中美商約」出賣民族利益，換取美帝國主義更多的援助來進行內戰。但他這種企圖，一定會如十年前進行內戰時一樣遭遇到悲慘的失敗。現在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和平、民主與獨立；美帝國主義獨霸世界，奴役人民的企圖，將引導自己到來叛親離；國民黨當局獨霸中國、奴役人民的企圖，亦將引導自己到來叛親離。國民黨當局想追隨美帝國主義之後尋找出路，結果必走懸崖絕境；只有政協的路線才是康莊大道。人民的世界已經降臨，中國的民主新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解放區人民自衛戰爭的堅持和勝利，反動統治區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中國人民的進步，將促進這一新高潮的到來。歷史的發展會警告反動統治者：內戰、獨裁、賣國的路線是不是要走到底？就在目前，國民黨當局還高談「政治解決」，然而，多數人已經知道這是騙局，或者叫做「和平攻勢」，爲辨別這一「政治解決」的真偽，我們又要求他立刻解散正在開會的一黨包辦的、非法的、分裂的「國大」，承認恢復一月停戰所規定的雙方軍隊的位置，國共談判便可重開。國民黨當局如果照這樣做，那才有回到政協路線上的可能。不然，中國人民就會看得更清楚：對於國民黨當局「武力消滅解放區」，才是他的目的，「政治解決」不過是他的欺騙口號而已。我們相信：經過西安事變以來的十年經驗教訓，中國人民是再不會上當的了。

實現和平。然而，國民黨當局醉心獨裁，排除異己政策絲毫未改變。國民黨當局回南京後，馬上斷毀諾言，扣押張學良將軍，從此對東北軍則極盡分化之能事，東北軍王以哲將軍被刺死，乃是國民黨當局瓦解東北軍的極大陰謀。「七七」抗戰之後，國民黨當局更乘機分調東北軍到最前線，孤軍作戰，六七、四九、五一、五三及騎二軍各軍，就這樣遭受了過重犧牲，又無補充，已不成其爲軍了，但又遭到被當局的「編遣」，這就是東北軍英勇抗戰而反遭到的悲慘下場。該文最後稱：真正忠誠地扶植東北人民抗日力量的，還只有一軍共產黨，他在東北則創立了抗日聯軍，在河北則扶植了五十三軍舊部的抗日武裝，後來發展成爲堅持冀中平原游擊戰，開闢了挺進東北的前進陣地。在山東，則成立了五十一軍，五十一軍留在定海一部，後來發展成爲一支勁旅。在察省，則扶植了張學詩創造一支勁旅。這就是以後挺進關外，配合蘇聯紅軍、驅逐日寇，收復失地的基本力量，亦就是構成今天東北民主聯軍的巨大力量。因此，我不能不代表東北四千萬人民向中國共產黨致誠摯的謝忱，向毛主席和朱總司令致以衷心敬意。另一方面，則不能不代表東北四千萬人民向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當局驅往前線，孤軍奮戰而犧牲的官兵，深致哀悼。向東北軍被迫失業流亡官兵及東北所有抗戰烈士遺族孤兒子女致深切慰問。最後我代表東北四千萬人民向國民黨當局發出警告：東北人民經受了十四年痛苦，驅逐了日本帝國主義，絕不允許再來個美帝國主義，打倒了溥儀皇帝，絕不允許再來個×××皇帝，我們將堅決爲反對內戰、獨裁、賣國而奮鬥到底。

一幕大騙局

梅意

國民黨二十年來的施政，概括說來，只有三個字：拍、打、騙。拍以對外，打騙以對內。他就靠着這三訣得天下，而且一直以之治天下，以致把大好的中國「治」成了現在這個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

拍與打兩項，已是明眼人都看見的事實。以拍論，慘勝後一年來的表現，已可以說是淋漓盡致了。國民黨拍上美帝國主義的結果，業已把整個國民黨統治區淪為美國的殖民地，為着倚賴外力來挽救其反動的獨裁政權，他公然開門揖盜，葬送了一切主權（包括領土、領海、領空與內河航行等），斷喪了國計民生，並使中國的國際地位一落萬丈。中國現在是唯一駐有外國佔領軍的勝利國家，而中美商約更是要使袁世凱的二十一條也自噴弗如的賣國契約。說到打，國民黨統治了中國二十年，就整整打了二十年。但他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二十年來，他出力打的始終是中國老百姓。在被迫抗戰時期，他逼敵即逃，失地千里，初猶聯合德意，企圖妥協；後則勾結敵偽消極抗戰。推動抗戰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一直在標榜之中，至今尚未恢復自由，而岡村寧次以及保殿英、龐炳勳、孫良成、吳化文、張嵐峯、任援道、李守信等敵酋將或則逍遙法外，或仍手縮兵符。只有在對中國人民的內戰中，他才表現得勇敢非凡，神氣十足，不但打解放區與民主解放軍，借「受降」的名義打，借「接收」的名義打，借「解除威脅」和「停戰」的名義打，而且連卑鄙無恥地打渣白堂，打教場口，打民主報和新華日報，兇殺馬敘倫、關寶航、雷潔瓊、吳耀宗，暗殺李公樸、聞一多、李數仁，偽張表方、綽號中原，擴朱學範，圍攻昆明學生，用石子木棍水龍機槍打一切赤手空拳的民主人士、教授學生，以至難民難販。二十年來國民黨的統治，都是靠那雙劍子手的血淋淋的雙手維護下來的。

然而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國民黨當局不但能拍好打而且同樣的善騙。在青紅、交易所進浴過的，又積聚了二十年統治地位的騙人經驗

的，還有山姆大叔撐腰的這個人，在作為近代的一個統治者，都不夠格。但他的騙術則是越來越發精明，在中國範圍裏來說，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致有許多不滿於國民黨的人士，也或多或少地受了騙而不自覺。這的且不說他（本刊會一再予以揭穿，可參閱——編者），單看最近個把月的政治把戲，國民黨當局為着蒙騙國內外，就會設下許多小小的騙局，企圖把一黨包辦的非法國大，裝扮成爲包括各黨派的民主制憲會議。其騙術的花樣翻新，錯雜有致，着實令人瞠目咋舌，嘆爲觀止。首先，他故意要使人覺得這個「國大」是在「和平環境」中舉行，但又不願真正停戰，因此，就在十一月十二日（原定開會期）前三天不經協商，片面頒佈了十一月十一日正午生效的所謂「停戰令」，令中又留下一條「爲防守現地所必須」的尾巴，以作爲此後一切軍事行動的藉口；同時國民黨軍事當局又密令禁止發表一切戰報，否認任何一次軍事進攻，不分青紅皂白，把各戰區的戰爭都歸之中共的進攻，然而如衆所周知，在所謂「停戰令」生效後，僅一個月來，國民黨軍就會對解放區發動七次大的進攻（如將「停戰令」下前即已開始，「停戰令」下後尚在繼續中的安東戰役以及魯南戰役計算在內，則爲九次），並先後佔領了解放區的掖縣、望都、長嶺、漢陽、內黃、清豐、濟源七座縣城（十一月十二日後被佔但已收復者如懷仁、懷縣不計），這些事實，是國民黨軍事當局所不能否認的。又如他們之進攻陝甘寧邊區，雖一再否認，但畢竟一舉不能掩蓋天下耳目，連善於撒謊的彭學沛也不能不承認「該地騷擾衝突發生」。在國民黨報紙到處喊着挨打的情形下，彭學沛承認發生衝突，實際上便等於承認國民黨軍對陝甘寧的進攻。最無恥的是國防部一再否認蘇北國民黨軍進攻鹽城，而各式各樣的機關報，又喧傳國民黨軍除業已加以佔領這種漫天撒謊，徒然暴露了國民黨當局的胆怯心虛而已。

除此之外，國民黨當局還故意放出一陣陣的「和平」空氣，好像國

共之間的和談隨時可以復活似的。他們一則曰「力求政治解決」，「和平之門未閉」；再則曰「快派大員前往延安」；接着又宣佈了赴延大員人選，恢復和談方案，改組政府計劃等等，與政協有關的某人，甚至一再對新聞記者透露，政府初則通過美國調人，後又直接將此計劃通知南京中共代表團，並謂「一切只待延安反問決定」。然而誰都知道，這只是重複九月底時所謂「三五同開」的舊把戲，一加尋究，便立刻發覺這只是一種故意放出來的和平空氣而已。與這同時，許多要人又公開的說國共問題繫於目下正在進行的「國大」所能通過的憲法如何，如國民黨提交的憲草能被通過，則此一新憲法以及繼之而起的政府改組，（請參閱上期社論——編者）就可以使國共商談重新開始。他們之所以這樣表示，是有意揚國民黨提交的憲草乃是民主的憲草，適用政協原則的憲草，如此憲草通過成爲憲法，則是中共也可以滿意的民主憲法，這樣，他們便可以沖淡一黨國大的分裂性與獨裁性，等到最後分裂業已無可掩蓋時，又可以分裂罪名輕輕地推到中共身上。然而這是捨本逐末的說法，談判之門之所以關閉，並非由於憲法之爭，而是由於國民黨的不斷毀約進攻和召開一黨國大。中共早已一再表明，他決不相信獨裁國大能通過民主的憲法，更不承認一黨國大所通過的任何憲法。

至於「國大」本身，也正是騙術表演的主要場所。第一、他讓留席位以待中共民盟參加，（虛留的名額也是假的，解放區民選代表二百名就全被侵佔了。）表現出國民黨是如何的「真心誠意」「仁至義盡」。第二、是事先與官方業已取得密契的青年黨在下海之前故作躊躇。民社黨的出外，則猶抱琵琶半遮面，姍姍作態，要經過一番所謂換文的手續。第三、蔣主席在提交其「御製」憲草時宣佈他年已六十，沒有個人慾望與政治興趣，決心「實施憲政」，「還政於民」。第四、他把這份「御製」憲草向大會提交了，後就有人稱之爲「民主的憲草」「政協憲草」，他並令飭黨員：「總統與行政權的權力越小越好，人民權利的保障越多越好，對憲草修正案之修改，越少越好」。第五青年黨與民社黨代表居然拒絕補行宣誓。第六、會場上竟然發現了「強有力的」「反對派」，並表現出「指導委員會」有失去控制會場能力的趨勢。第七、連串修正案的推翻，如通過「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定都北平」。「國大爲中華民國行使政權最高機關」等，於是曾經獲得修正案必被通過的保證與自信必被通過無疑的少數黨，竟然在會場引起「激辯」，斥之爲「一黨制憲」，「聲明棄權」並且不得不「保留意見，如原案不被接受將不出席國大」（民社黨），或「如不設法挽救，將要採取某種非

自願的步驟」（青年黨），上述兩黨甚至還表示如此下去，決不考慮參加政府。可是，一切明眼人心裏雪亮，國民黨提交的憲草是一定會被通過的，上面那些叫囂與作態，只爲着一個目的：要使大會上有反對的意見表示，有異黨份子存在，以便將一黨的憲大裝扮成爲「民主的國大」。自然，這裏還應當指出：國民黨內在國大會上的「反對派」，不僅是國民黨當局所需要、所製造出來的，而且是青年黨民社黨所希望的。沒有這些所謂「反對派」份子在大會中大鬧，提出許多修改他們所認定的原則案。國民黨當局覺得勾引青年黨和民社黨太沒有出力，青年黨民社黨如果不遇見國民黨內「反對派」的修改案，他們就不好表示「要退席」，「要採取某種非自願的步驟」。如沒有機會作這樣的表示，大會照國民黨提出的憲草順利通過了，他們就怕人說：「你們不出席，還不是一樣要通過的」；這樣他們這番爲爭取「民主憲法」的出賣，便顯得不夠本。因此有人認爲上述各種偽裝姿態爲國民黨內意見紛歧以及少數黨與國民黨的矛盾對立的表現，顯然是過分天真的想法。我們承認國民黨國大範圍內在爭權奪利上，猶有紛歧的意見存在，但在獨裁、高壓、國民黨利益高於一切等情形下，此一紛歧決不會影響到他們原定的計劃，更不會不決他們所欲使之通過的憲草。但爲着掩飾那支配大會的巨掌，他們才扮演了那些滑稽戲，使各報平添了許多花絮的材料，國民黨當局爲着強調「國大」的「民主性」，甚至還把一向自稱自由主義者的國立北大大校長胡適，天主教政教領袖津貼辦報的于斌，這般所謂無黨派的人手，作爲「民主」的招牌抬出來，串演了幾次臭不可聞的醜劇。一句話，一切可以用來點綴裝扮的東西和辦法，他們都毫無保留地掃數搬了出來。總而言之，整個「國大」就是一個大騙局，大騙局之中有小騙，正騙之中有副騙，外騙來了又內騙，自己騙不夠還拉着別人一同騙。而所有這種種種的目的，歸根結蒂就是粉飾一黨包辦的非法國大，並以這樣的國大所通過的「憲法」來使他的獨裁合法化。來使他向民主黨取政治攻勢時有新的本錢。他們以爲得到合法化的獨裁政權，不但便於取得美帝國主義的幫助，使美帝國便於給予幫助，而且將給他們今後進行更殘酷內戰以合法的根據。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如意算盤，可是，無論如何，他們總歸不了業已覺醒的中國人民。爲着表演這一齣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騙劇，支付的代價是非常浩大的：不但中國人民要被付出幾百億元的脂膏（報載開會時每天即有一億八千萬的耗費），就是國民黨的威信也已因此掃地無餘了。廣大的中國人民現在對國民黨已再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了。

制 憲 奇 觀

· 崗 華 ·

國民黨制憲的用意

中國國民黨早已成爲大地主大買辦大官僚的反動集團，雖然在中國國民黨員裏面，至今尚有少數開明人士及民主份子，但這些開明人士及民主份子，完全處於無權無勢甚至被壓迫的地位。國民黨的黨權，事實上早已被封建地主、官僚、買辦及其代理人所壟奪，早已成爲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爲非作惡的工具；它們雖然在口頭上仍以孫中山信徒與三民主義做標榜，但他們的實際行爲，早已背叛孫中山遺教，背叛三民主義。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現在國民黨當局所做的事情，却是出賣民族利益，斷送國家主權（簽訂賣國的中美商約，就是實例之一）。中山先生倡導直接民權，希望把中國變成新式的民主共和國，而現在國民黨當局所做的事情，却是剝奪民權與蹂躪民權，推行獨裁專制法西斯主義。中山先生倡導耕者有其田，主張把中國變成現代工業國家，而現在國民黨當局所做的事情，都是拚命維護封建土地關係，用盡方法破壞民族工業。中山先生主張和民主黨派合作，共商國是，倡導「和平奮鬥救中國」，而現在國民黨當局所做的事情，却是維持一黨專政，盡力排除異己，一心進行內戰，以致把中國弄到支離破碎，陷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這樣一個國民黨政府，如今却說要制定憲法，「還政於民」，實在有些不倫不類。它們所需要的，一是戒嚴法，二是盜匪懲治法，三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要憲法來幹什麼呢？在國民黨專制政府之下，命令可以變更法律，手諭可以變更命令，究竟要憲法幹什麼呢？可是如今國民黨當局却在召開所謂國民大會，正在刺刺不休地討論憲法，這在民主人士與一切清醒的人民看來，當然是無聊之極。而它們所以一定要做這些無聊事情，當然也有它們的苦衷和用意。因爲現在已經是人民的世紀，人民要實行民主，已經成了不可抗拒的力量。「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殺掉一個李公樸和聞一多，却有千千萬萬的李公樸和聞一多站起來。這就使得獨裁者在壓迫專制之外，不得不玩弄一些假民主花樣，來做它們維持專制法西斯政權的粉飾和裝璜。

固然，在明眼人看來，在目前國民黨尚在維持一黨專政的局面下，在政治協商會議五項協議遭國民黨當局撕毀，與四項諾言完全沒有兌現之前，來召開所謂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根本是一個騙局；尤其是內戰蔓延，砲火連天的時候，同時却又好戰以暇地來制定憲法，其用心更是不堪問問，甚至連紐約先鋒論壇報也說：「南京國民大會所將通過的憲法，可能成爲反動之根本」。在這意義上說，現在蔣介石制憲和以前袁世凱制憲，曹錕制憲的作用，並沒有根本的差別。但世界上也終究有別具胸臆和糊塗透頂的人，認爲有意勝於無意，聽到「還政於民」，尤其雀躍不置。有了可以欺騙的對象，於是靠欺騙過日子的國民黨當局，便更起勁的玩起騙術來了。

何來「政協憲草」？

騙局從「偷換樑柱」的手術來開場，國民黨當局知道自己的五五憲草已經醜態不能見人，老老實實提出一部國民黨憲草或蔣介石憲草，在今天也沒有行銷的市場。人民最痛恨政治協商會議，國民黨當局不願實行政協決議，却不能不偷用政治協商會議這塊金字招牌。於是蔣介石這次提交「國大」討論的所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明明是五五憲草的改裝本，却以偷換樑柱的辦法，居然稱之爲「政協憲草」，反正它們有的是中央通訊社和散遍全國的直接官報和間接官報，何況還有青年黨

和民社黨，這些無恥政客集團替它捧場吹噓，於是國民黨當局這種魚目混珠的手法，也居然可以在一部份人們裏面暫時得售。筆者最近在和朋友談話當中，就聽到幾個好心人士提出這樣的問題：「你看政協憲草能否在這次國民大會上通過？」

這種情形，迫使我們不得不再作一次鄭重聲明，就是：這次國民黨當局提出「國大」討論的所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無論在法律上與事實上，都不是「政協憲草」。因為在事實上，政治協商會議並沒有完成一部「政協憲草」。政治協商會議關於憲草問題的協議，祇有「組織審議委員會」與「憲草修改原則」兩部份，審議委員會雖曾開過幾次會，但對於許多重要的爭點，並沒有獲得協議，各方對於爭點的意見，祇用記錄的形式保留下來，何來「政協憲草」？在法律上說，這次國民黨當局提出「國大」討論的所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根本就沒有經過憲草審議會通過及政協一切手續，何得冒稱「政協憲草」？

有人說：國民黨當局這次提出「國大」討論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雖在法律上與事實上都不是「政協憲草」，但祇要它符合政協精神，能夠在實質上包含政協「憲草修改原則」，那我們又何必斤斤計較法律手續呢？「成功不必自我，又何妨遷就事實，且先爭得這個憲草在國民大會通過，使中國從此撥亂反治，走上憲政大道呢？」我們姑且不來責備這種天真幻想的憲法主義者，就算這次國民大會能夠通過一部像樣的憲法，而在國民黨政權獨裁、專制、賣國、內戰的局面之下，又何嘗能夠解決問題。中國雖沒有憲法，但却有過「民元臨時約法」與「訓政時期約法」，在這些約法上面，不是都明明寫着「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嗎？但事實上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人民，究竟有什麼主權呢？所以人民如果不能爭得民主的實際，徒有黑字白紙的憲法，就算內容符合民主精神，也享受不到民主的實惠，何況國民黨當局這次提出「國大」討論的所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根本就與政協「憲草修改原則」相衝突。

「五五憲草」的改裝

何尤「政協憲草」的所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事實上乃是「五五憲草」的改裝，我們可以舉出下列三點來證明。

首先從人民權利方面來研究，這是憲法是否民主的最重要指標。「五五憲草」規定了許多人民權利，但在每一條之下，都藏着「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就是說用法律可以剝奪或限制人民權利，這樣露骨的剝奪或限制權利的主張，已經成了最醜惡的憲法形態。政協「憲草修改原則」規定「凡民主國人民應享之自由及權利，均應受憲法之保護，不受非法之侵犯」，與「關於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規定，須出之於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為目的」。而國民黨當局這次提出「國大」討論的所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把「五五憲草」中每條人民權利下「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的醜惡字句刪除，同時却在第二十四條總括規定：「關於以上所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這樣一來，政府依然可以藉口任何一項，來剝奪或限制人民自由權利。同時在第十四條祇規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因此就把人民信仰主義學說之自由權利剝奪掉了，這與政協「憲草修改原則」，不啻兩轍而北轡。



作筆譯 一之「國夜方東」

政協「憲草修改原則」對地方制度有如次規定，即：

(一) 確定省為地方自治之最高單位。

(二) 省與中央權限之劃分依照均權之規定。

(三) 省長民選。

(四) 省得制定省憲，但不得與國憲抵觸。

後因國民黨代表中途反悔，省憲有改為省自治法之議，但當青年黨代表提出省自治法須經中央立法院通過的糊塗意見時，仍然遭受大多數人士的反對。因為省自治法既須經中央立法院通過，就談不上均權主義與地方自治了。如今所謂修正案第一百十一條竟規定地方自治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之」，也就等於取消地方自治。

再從中央政制來看，五五憲草是總統獨裁制，政協則規定為責任內閣制，「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但所謂修正案則規定行政院附條件對立法院負責。既非內閣制，亦非總統制，這是一種不三不四的東西。如果我們作進一步研究，就可看出許多漏洞。例如第一項說：「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之責，立法院有向行政院及其部會質詢之權」。

但行政院如不高興報告，或立法院提出質詢而行政院不答覆，又將如何？這樣的結果，是立法院不能控制行政院，正像參政會無權一樣。第二項說：「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於立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該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議，該決議行政院應予接受或辭職」。我們知道行政



佚名作

幕烟

院長大概是由多數黨或比較多數黨產生，在野黨要監督執政黨，求多數通過議案已不容易，更難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照第五十八條所規定，祇要行政院長在立法院中有三分之一強的人數支持它，立法院就無能為力了。所以蔣基先生說：「這種負責是偽的，實等於不負責」。第三項更無道理，立法院所通過的一切預算、條約、立法等案，行政院都可提出覆議，立法院都須三分之二通過才能維持原案實已將一切立法預算權力，都轉移到行政院手上了，如此，立法院祇好俯首聽命於行政院，立法院中的多數須服從少數了，這還成什麼民主憲法？第五十九條說行政院須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總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先提出於行政會議議決之，這更是使立法院完全仰鼻息於行政院了。青年黨與民社黨自稱參加「國大」是爲了爭取一部民主的憲法，這樣看來，即使爭取得到，也不過如此「民主」而已。

雙簧的戲法

如上所述，國民黨當局這次提出「國大」討論的所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修正案」，完全是五五憲草的改裝，與政協「憲草修改原則」相去甚遠，甚至背道而馳。國民黨統治當局根本不要民主憲法，祇要獨裁憲法，不過爲使在外表上裝飾得好看一點，騙取人民起見，才把五五憲草中過於觸目的反主的字句刪去一些，或改頭換面重寫一下，基本上並沒有變動法西斯憲法的實質。又因廣大人民都擁護政協決議及精神，爲了擴大欺騙效果起見，所以便用偷梁換柱的方法，硬把國民黨憲草，說是「政協憲草」，藉以魚目混珠，好使張君勱之類的可憐蟲，乖乖地來入彀。

可是，就是這樣一部徒有民主字眼，而基本上不改變法西斯實質的憲法，國民黨當局也不願意讓它在「國大」中順利通過。因爲如果順利通過了，只消半天工夫就夠，「國民大會」就要無事可爲。而且如果順利通過，青年黨與民社黨這些所謂反對黨，就會變得更無足輕重，就會使培養青年黨與民社黨使之成爲有力反對黨的計劃，歸於泡影。再者，如果順利通過，就表現不出「國民大會內部自由爭論的民主空氣」，使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罪名更加洗刷不清。

爲了這種理由，於是奸頑登台，孔庚便成了制憲反對派的英雄，首先



民族工業的喪鐘

報載美輪第一批二十二艘，滿載貨物，已抵吳淞口，又稱，美國近有六百艘滿載貨物的商船駛華，總共載貨五百萬噸，準備傾銷在中國市場。

對於中國民族工業，這是噩耗，是毀滅！眼看那些殘存的民族工業，將在這狂風暴雨似的美貨傾銷之下，摧殘淨盡。

可是這還只是美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一支前哨，一個開始而已。

這就是「互惠平等」商約所開的毒花，也是國民黨政府工業政策所結的惡果。(倫)

澀谷事件

早在七月間日警慘殺台胞的澀谷事件發生時，我們便著論指出，這一事件主要應由麥克阿瑟全部負責，而且更着重指出，美國反動派連反波茨坦宣言的原則與目標，培養日本法西斯

新力量的成長。幾個月來，美帝國主義者在遠東的反動政策，更是日益明顯了。這次「國際法庭」對於澀谷事件，被害的台胞判處苦役和驅逐出境，而對於日警兇手卻讓他逍遙法外，這種處理，只是顯露了反動政策的一點而已。

美帝國主義者企圖把日本造成遠東反共反蘇和管制殖民地人民的基地，企圖把日本反動派變成他的助手，因此，他也不惜犧牲台胞的利益來助長日本法西斯的力量。同時，也是由於國民黨反動派依靠美國擴大內戰與獨裁，使中國的地位一落千丈，所以日本不再把中國放在眼里，如，當國民黨駐日代表團引導台胞前行的時候，日警就公然開槍，幾個月來國民黨代表團的屢次抗議也毫無用處，這也說明國民黨當局已經無力保護僑胞了。(昌)

法西斯暴政不能解

救危機

提議把中華民國國體改成「三民主義共和國」，擴大國民大會權，把這次國大改制憲法行憲，如此等等。接濟好戲一幕幕上演，蔣介石提示國民代表三點：「一、總統與政院職權越趨越好。二、人民權利保障越趨越好。三、對憲法修正越趨越好」。差一點沒有說出真話：「話越說得漂亮越好，贊賞唱得越像越好，一切諾言越不兌現越好」。跟着，就是左舜生發腔做勢的發表談話，說什麼憲法修正案如果不獲在國民大會通過，青年黨說不定就要退出國大。跟着就是張君勱提示民社黨出席國大代表四點，要爭取憲法草案在國大通過。

如此熱鬧一陣，所謂國民大會便顯得有聲有色，於是國民黨代表表示「遵從總裁意志」，憲法修正案照原案通過。於是青年黨與民社黨得意非凡，反對黨的地位從此提高，胡適也就找到伺候主子的恭維話：「國民黨能發能收，畢竟偉大」，差一點沒有說出由衷話：「我胡適在十年前攻擊國民黨，實在是有限不識泰山」。結果參加國大的代表一致高呼：「領袖聖明，國大萬歲！」

據說湖北有句土話，叫做「放鴿」。就是說有一種魔術師專門養了一批妖魔鬼怪，放出去害人，然後又收回來，却誇耀自己法力無邊，能降妖伏怪，正是這次國民大會的寫真，這也就是胡適所說「能發能收」的真實含義罷！

有人替國民黨擔憂，以為國大吵成一團糟，結果還是按青年黨與民社黨的意見通過，這豈不是助長反對黨的聲勢嗎？殊不知青年黨與民社黨在它們參加「國大」的第一天起，就已經成為國民黨的附庸。給奴才一點面子，結果正是主子的收穫。國民黨把青年黨與民社黨培植起來，正可以表示給國內外人士看：「中國已經取消一黨專政，所召開的並不是「一黨國大」，你們還不相信嗎？憲法就是按照青年黨與民社黨的意見通過的，特別是根據張君勱先生的意見通過的，而張君勱先生是憲法專家，難道專家的意見還會錯嗎？你們不必再懷疑，張君勱先生是主張民主憲法的，如今國大所通過的就是張君勱所主張的民主憲法」。憲法既經通過，於是青年黨與民社黨這些反對黨，就可以陸續參加政府，以後國民黨和民主黨派戰，也就有幫手了。放出去的錢，加上利息收回來，正是高利貸資本家的老本行。

不過國民黨統治當局却要且慢高興，不要自以為是「放鴿」能手，更不

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呀，廣州國民黨政府當局一個晚上（本月七日）抓了三千以上的青年，其中有學生、教員、記者、公務員、法院檢察官等。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被非法的逮捕？

據報載這些被捕的青年是爲了「思想不穩」、「漏報壯丁」。哦，原來如此，國民黨當局想以肅清異己來鞏固他們的反動統治，想以「漏丁」的藉口來抓壯丁去補充他們的枯竭的兵源。

但是我們要警告國民黨當局，你一定要倒行逆施的實行你的賣國獨裁的反動政策，全國的老百姓永遠會反對你，四萬萬的老百姓是抓不完、關不了的；你一定要擴大進行屠殺人民的內戰，抓了去的壯丁也會從前線逃回來，或是掉轉槍頭來爲着人民自身的利益來奮鬥搏戰。法西斯的暴政，決不能解救你的危機。（景）

上海也要征兵了

十四日吳國楨市長談：政府決定以上海爲征兵「模範區」，征兵令將於元旦頒發。這樣一來，這個全國經濟文化中心中的上海又要遭到一次劫運，引起騷動不安。在日寇統治下，他們都沒有敢這樣兇狠的在上海亂拉了夫，但是如今國民黨政府却不顧一切的幹起來了。

最近因爲壯丁，各地鬧得雞飛狗跳，民變四起，遠處不說，就是靠近上海的南匯也會發生農民自動的抗征事件。但是政府並不因此省悟，却進一步的要在上海市區裏來征兵。這說明了國民黨軍隊在七個月來大量被殲滅後急待抓了補充，更說明了兵源枯竭到了極點，所以他們張惶失措的只好把兵役擴展到南京、重慶，以至上海。（田）

奇怪

吳市長「對本市人民反對徵兵表示奇怪」，可是我們對於市長的這種「表示」倒很覺得奇怪。事情不是很明顯嗎？一個把人民弄得家破人亡，廠店倒閉，生活不保的「壞政府」，人民已是怨極恨極，現在又想要他們去打那亡國滅種的內戰，不名譽的去送死！去保衛貪污特務集團的利益，對此若不反對，倒會「極願被徵入伍服役」，那才是天大的怪事呢。（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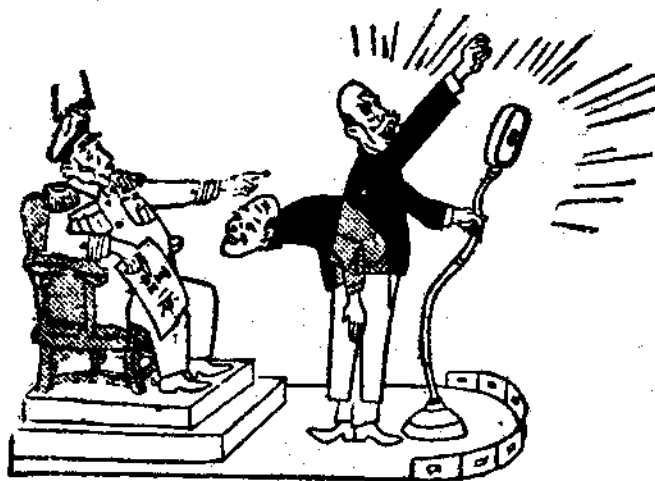
上期「例行公事的和平攻勢」一文在第六頁上欄第十四行中「至此亦未免有些着慌起來」，係「至此亦未免有些着慌起來」之誤。又同頁說朱德將軍壽辰賀詞第五行中「民衆停止」應爲「民亦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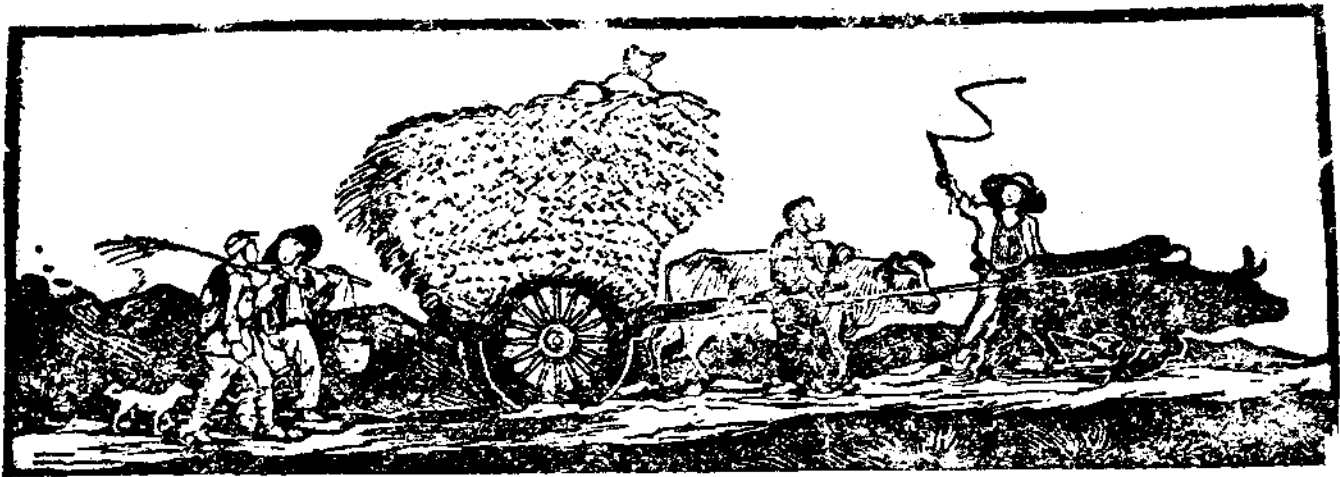
要以為自己演變實有經驗，就不會露出馬脚。因爲你放出去的鴉是害人的，而被害者被你害得夠苦了，一定會聯合起來向你算賬。你演變實雖然很有經驗，但是看客的眼光也比以前精明多了，因此，你這套變實戲中的每一漏洞，都會給人看得一清二楚。這次國民黨當局的制憲把戲，好像演得離奇百出，但根本上不能不歸於失敗。

中國人民需要民主憲法，但更需要民主的實際。民主憲法是民主實際的反映和鞏固，因此，沒有民主實際，也就不會有民主憲法。國民黨專制法西斯主義者是民主實際之敵，也是民主憲法之敵。在國民黨專制法西斯主義手上，不會實現民主實際，也不會產生民主憲法。制定民主憲法，是各民主黨派與全國人民的神聖事業，中國人民正在前仆後繼，艱苦奮鬥，爭取新民主早日在全國實現，道路雖然崎嶇曲折，但中國人民不但有此信心，而且也有此力量達到實現民主的目的。

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走向民主與實現民主憲政的大道，政協「憲草修改原則」是根據政協基礎而來，祇有政協五項協議完全而且澈底付諸實施，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和平建國綱領開始執行，四項諾言完全兌現，地方自治與人民權利有了保障，才能召開包括各黨派與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國民大會。祇有在這個基礎上，制定憲法，才有實際意義，同時也祇有這樣，才能產生真正民主的憲法。國民黨當局一面破壞政協，固執獨裁專制與進行內戰，一面又冒用「政協憲草」之名，來掩蓋其獨裁專制與法西斯憲法之實，祇有增加其反民主反人民的罪惡。中國人民將繼承政協奮鬥的精神，並進一步在武裝奮鬥前線，爲實現民主實際與制定民主憲法而奮鬥。

★ 所謂「反對派」！橫肩作





迅速完成土地改革

—解放日報十四日社論—

半年以來，解放區普遍地、轟轟烈烈地、進行了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運動。這是一件有空前偉大歷史意義的大事。土地改革是我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主要的內容。真正實行了「耕者有其田」，將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從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勢力的血腥剝削中解放出來，將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中轉回到農民的手裏，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這樣，便能「使農業從落後的水平，達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毛主席語）。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的經驗，完全證明：只要當土地「回到了老家」，農民取得了「命根子」、「飯碗根」，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便空前地提高了，生產量就大大地提高，有的地方已做到耕三餘一，個別的甚至作到耕三餘二，農村赤貧消滅，乞丐竊盜絕跡，僱農、貧農大批昇為中農、富農，市場欣欣向榮，小工業蓬勃發展。解放區的這種興旺氣象，正是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的指標。

在今天的解放區，農村土地改革運動是粉碎國民黨軍進攻，爭取全面抵抗勝利的根本關鍵。五個多月來，自衛戰的經驗證明了：那裏的土地改革做得好，那裏的羣衆參加愛國自衛戰爭便越加堅決，勝仗也打得越多。如蘇皖農民翻身以後，參戰情緒十分熱烈。千餘戶僱農、貧農，平均每戶得地三畝餘，接濟便有數千人、數萬人湧入民兵。在秦與北官家堡戰鬥中，參加擔架運輸的農民，就有二萬二千人，幾乎全部壯丁都參戰。晉冀魯豫有一千萬農民獲得土地，民兵發展到二百多萬，成千成萬的青年農民湧入主力軍，每縣成立了翻身營、翻身團，作為有力的地方武裝，參加戰鬥。正如劉伯承將軍所說：「我軍勝利的主要因素，在於我軍士氣日盛。這是因為我們是正義的自衛的戰爭，士兵都是翻了身的農民，他們爲保衛他們的翻身果實而戰，因此，在戰鬥中，莫不奮勇向前，以一當十」。

再以冀東爲例，該區在自衛戰爭中，游擊戰打得很好，其原因也在於澈底進行了土地改革。該區十四縣，共有三百萬人得到了土地，羣衆參軍非常踴躍，民兵的作戰，三個月來每個分區至少一千五百次。遵化一縣的民兵，一個月作戰一百二十次，犧牲俘敵八十八人，尤其是掩護羣衆轉移，監視特務份子，防止投敵，作用極大。至今，遵化敵人只能困守孤城，各村中投敵的沒有幾個。

半年來的經驗證明了：有一種觀念是不正確的。那種觀念認爲在自衛戰爭中，不可能同時進行土地改革運動；要進行自衛戰，便不能不放棄土地改革；自衛戰與土地改革是兩個階段的工作等等。事實究竟怎樣呢？事實正表現出自衛戰急切的要求旺盛的革命精力，土地改革恰是這種革命精力的源泉。山東沂水縣中心區，原先動員民兵很困難，後來實行了土地改革，農民都分到了土地，他們便都自動踴躍參加，連原來領到的工錢也要退還公家。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另一面，自衛戰在一定程度上，又能進一步鼓舞農民翻身與保護土地改革。那裏的土地改革與自衛戰結合得越好，那裏的土地改革與自衛戰便越有成績。蘇皖、晉冀魯豫、山東和冀東的農民，在這方面有很多新創造。他

們在邊沿區實行一手拿槍，一手分田，同時，堅持游擊戰爭與土地改革的方針。如蘇中南通某鄉農民，手執武器，堅決打擊下鄉搶掠的「還鄉團」，同時，掀起了三天的清算運動，全部農民得到了土地。蘇中一分區某縣農民，開會清算惡霸土地時，突遭國民黨軍襲擊，他們即以一部分人配合有名的郭海波游擊隊，對國民黨軍展開戰鬥，另外的人仍堅持開會，完成了清算的工作。他們創造了一面打游擊，一面在高梁地裏算賬；白天打游擊，夜裏算賬；輪流擔任戰爭勤務，輪流算賬；男人參戰，女人算賬等等辦法。晉冀魯豫冀皇縣東嶺山村的農民，入夜由翻身隊和民兵擔警任務，同時展開土地改革。山東高密縣柏城區的羣衆，先把老小家屬搬往後方的親友家裏，自己則在砲聲隆隆中，進行清算鬥爭。在暫被國民黨軍佔領的地區或游擊區，他們就組織武工隊或翻身團，向前挺進，摧毀國民黨軍特務組織、反動政權，建立起民主政權，逮捕罪大惡極的奸霸，追還其從羣衆手中奪去的果實，分給羣衆，然後進行土地改革，并適當照顧地主。他們在中心區，則用全力進行土地改革，對供應民食，採取輪流擔任的制度。例如在山東，採取民快常備制

壽朱德將軍六十壽辰

今天是將軍六十的壽辰，
寒流正捲襲上海南京，
我們在蕭殺的氣候中，高舉酒杯，
遙祝你這近代史上的巨人，
生命更新！

六十年的時間過去了，
但你在中國史上，
留下了史無前例的功勳；
十年反圍剿的革命戰鬥，
二萬五千里勝利的長征；
八年抗戰，
幾千次殲滅敵僞的鬥爭。
你會經粉碎了封建法西斯的反動，
抗拒了幾百萬敵軍和僞軍；

，保證經常有大部份農民留在家中，可以安心進行翻身工作。所有這些經驗，都是很好的。各地都可以參考推行。

六半年來，各個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區，已接近完成；有的地區還開始不久；選有的粗看是「基本上完成」了，但過細檢查，農民還是「翻了個空身」，或者「翻了半個身」。這種情況之造成，一方面因爲各地區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客觀情況，而主要的決定於各地領導機關與負責幹部的是否認真執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以及在執行這個政策中是否採取羣衆路線。爲了迅速粉碎國民黨當局的進攻，並使我軍更快地轉入反攻，爲了確立解放區民主建設的基礎，我們必須堅決地貫徹土地改革。在工作方才發展的地方，尤其應該盡可能集中大批幹部，用全力去做。在已經有成績的地方，切勿自滿，要深入切實地檢查，消滅空白村和明分暗不分現象，務求做到在春耕以前，基本上，完成解放區土地改革的艱鉅任務，並在這個基礎上，準備來春的大生產運動。

解放了一百萬方里以上的國土，
一萬萬四千萬以上被奴役的人民；
這些不朽的偉績，
使中國的歷史，放出了光明。

抗日戰爭勝利了，
但美帝國主義的大砲，
又對準了中國的人民；
現在，假裝調人的騙子，
正指使中國的封建法西斯，
發動屠殺人民的戰爭。
血腥的時代，已經開始，
中美兩國的反動派，正在倒轉歷史的車輪；
他們堅持專制、堅持獨裁、堅持內戰，
反對自由、反對民主、反對和平。

當我們慶祝將軍六十壽辰的今天，
兩萬萬以上的中國人民，還沒有翻身，
他們望着反動者黃金白銀，綠酒紅燈，
而自己却在「死者未葬，傷者未復」的大兵之
後，
遭過新徵糧，徵丁。

爲了實現一個更好的世界，
全中國的人民都把你當作自己的救星，
全中國的人民，都把你的生辰，
當作新中國的誕生。
我們高舉酒杯，
祝你生命的更新！
祝新中國的誕生！
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九四六年於上海。

剪力誌



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陣線

馬叙倫

「第三方面」，是目下流行而且嶄新的名詞。我們在去年今日，耳邊也聽着第三方面四個字，那是爲接收淪陷區來的湯恩伯將軍的軍號，如今他是向另一個方向去了，所以目前的第三方面，也可以說是新第三方面，而且他是政治上的產物。

從邏輯上說，自然先有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才有第三方面，目下我們如果聽到第三方面這個名詞，會立刻浮起一個印象，就是第一方面是國民黨或政府（因爲他是國民黨專政的政府），第二方面是共產黨，那末，第三方面便是國共以外的一方面了。

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內容都是單獨的，固定的，第三方面的內容怎樣？在政治協商會議的黃金時代，民主同盟，青年黨，無黨無派的代表都屬於第三方面，那時，他們的確站在一條線上，才收到五大決議案的效果，造成了抗戰後歷史上光榮的一頁。

從此以後，青年黨固然分道揚鑣，無黨無派的代表，本來沒有組織系統，自身自不一致，政協閉幕以後，有的若隱若現，有的若接若離，所以六月以來的政局中第三方面幾有被民主同盟獨佔的樣子。

到了十月，政府違背政協決議和決議實現的程序，單獨召開他一黨主持操縱的國民大會，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大有從此分手的樣子，才又忙壞了原有的第三方面，他們各部分都起來承攬做媒人的工作。

這時候的第三方面，真是活躍不過，好像天下安危，都繫着在他的身上；然而這段姻緣，終究沒有結合的可能，而這個媒人卻被第一方面拆散了；不但青年黨仍就來要他一套老把戲，無黨無派的代表裏面，原有等於有黨有派的分，到此也歸了他的隊伍。

第一方面施展他高強的手段，選從民主同盟裏面去抽出原屬於民主社會黨的如張君勳先生一類的來，那末，把個第三方面雖則不能說被打得落花流水，究竟有點像剝皮抽筋。

民主同盟不可否認的他是第三方面的中心，第三方面現在已經像剝皮的蕪心，不過他的生機依然存在，而且大家還很期望他重新壯大起來，願意給他許多肥料。

新第三方面，又成了過去，近來又有要求新的第三方面的呼聲，一般民主運動的人們，也認爲有這樣的必要：如果他真個應運而生，那末，依我的邏輯，該稱做新新第三方面。

但是，我對於第三方面的性質，認爲需要說明而且研究的。如果國共

兩黨以外的第三個政治團體，叫做第三方面，那末，第三方面裏的無黨無派的政協代表本身並無組織，和民盟也沒有血內關係，可以隨意分合，而民盟本由三黨三派組織的，後來青年黨告退，獨立以後自命爲第三大黨，那末，顯名思義，他到是第三方面。

如果，第三方面是臨時性的，不是政團的意義，爲着担負一種臨時任務而結合，爲着便於稱謂而叫做第三方面，那末，任務終了，這種結合也自然解散，這個名詞也隨到消滅，以後需要，須看以後的環境，而不是可以有意造成一個第三方面的。

我從事實上認識他，在政協時代，除了國民黨是執政的外，共產黨雖則在他的統治區域也是執政的，但是，他在政協裏，却是代表民衆的身分，青年黨當然是個在野黨，他當然也承認是代表民衆的，民主同盟無黨無派的代表也都站在民衆方面，這個會議的本質，是民衆向執政的談判選政的機構，結果，相當達了目的，成立五大決議案。所以，我以爲從政協的過程上看，有時在某些事實上，青年黨，民盟，無黨無派的代表是站在第三方面，做國共兩方面的和事老，然而他們算能穩定自己的立場，所以，我以爲他們和共產黨是站在一條戰線上和執政的黨交戰的，所以不能稱他們做第三方面，因爲沒有第二方面。

到是最近這個階段裏，事實上青年黨、民盟、無黨無派的政協代表，並不完全共同進退，就民盟來說，雖則不能冤屈他離開了民衆的立場，然也不能不使人覺到他似乎在苦心孤詣地調停國共兩方面，似乎側重到這種任務

上去，而輿論上就滾出一個第三方面。

從「內閣帖」把青年黨、民盟、無黨無派的政協代表搬到南京以後，的確出現了一個第三方面——媒人團的姿態；而中性、中立、中間，這些名詞也時時發見，雖則不必盡出於這些代表們口裏。

我以為這一個弱點，就給了執政的黨最後分化第三方面的機會，除了青年黨本平路上執政黨的船頭，無黨無派的也原本有些等於有黨有派的，到無所謂，而民盟裏一根柱子就出了毛病，民盟至少給了人們一個懷疑的影響。

我們拿社會上一件很尋常的事來比方。我們看見兩方面相罵或相打的時候，一個第三方面的出場相勸，原本是替他們來調和的，後來却會加入了某一方面。這是因為在過程中間動了情感，忘記了自己的立場的緣故。所以做第三方面到不是容易的，如果做第三方面的內部更複雜了，那就隨時可以出叉子。

但是，我覺得在政治上軌道的國家裏面，尤其是政黨政治的國家裏面，兩個大黨以外有一個中性的黨，或是許多小黨聯合起來成了一個中間性第三方面，時時左右他們兩個大黨，是沒有什麼問題的。至於如我們中國近二十年的政局上，過去是國共兩黨的問題，現在却不是這個問題了，我們應該曉得現在是民主和反民主的鬥爭尖銳化了，所以只有反民主的政府和民主的民衆兩方面，不能有第三方面的。從現實來說，共產黨固然也站在爭取民主的方面，他單獨對國民黨是有他的另一個立場，而站在民主鬥爭的立場，他和我們一般是在人民方面的，如果認清這個立場，怎麼可能是在民主和反民主兩方面以外取得一個第三方面的資格，除非如現在在中國的德國特使馬爾爾。

假使在這個階段裏面，有關係着國共兩方的事情，我們要有什麼主張或者怎樣處分，也是民衆的立場，要他們來服從民衆，而不是民衆替他們去做和事老——第三方面。自然，這話是太理論了，民衆沒有武力而他們到都有武力而這話不是白說？但是，武力不是他們天生有的，他們那一方面的武力不是由人力造成的？我們需要民主，我們必須實現民主，已經到了挺進的階段，我們只怕不能結合起來和反民主的作「殊死戰」，却不怕沒有武力。武力不是專指槍砲的，我們赤手空拳的奮鬥到了相當的程度，槍砲自會送到我們手裏來的。

所以，我敢給大家指出在民主和反民主的鬥爭裏只許有民主陣線，而不許有什麼新第三方面的，這時而有第三方面，如馬歇爾一輩，我們已經明白他的背影，我們對他已經厭惡了，再有第三方面，就是幫反民主的忙的奸細

，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願意再有這種事實出現，而且不願意在民主鬥爭裏再聽到這個名詞。

但是，民主陣線是民主鬥爭前途緊急需要的，我們看了反民主的拿很危險的手段來對付我們，就是拿一套偽民主的憲法，自己合法化他的政權——獨裁政權，此後必更有力地壓迫民主鬥爭。却偏有百分之八十民主的，或者老拿一種人民還沒有參政的實際經驗，不談制定理想的憲法徒說紛紛的話頭，逢迎反民主的意旨，做他的幫凶。這種情形，是民主鬥爭前途的一遭鐵絲網，他不必拿槍砲對着民衆，却輕輕地擋住了他們的前進。

我們的確不要一套「粉飾承平」的偽民主憲法，我們也並不一杆高懸這一要一套完全理想的憲法，但是我們要生存的自由，阻礙我們生存的自由的東西，我們寧死也必反對。

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如果經過三十五年參政的實際經驗，決不還是今日的樣子。如果，從今日起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三五年的經驗，一定可以完全上了軌道，沒有問題；如果，老是欺侮他們以爲程度不夠，沒有經驗，老讓他們受着統治階級的支配，那末，我們只看見國民黨訓政廿年的成績怎樣？

所以，我們雖則承認民主實現自有若干步驟，但是，我們對於民主原則上不能缺少的，如我們自己規定的一切權利和防止獨裁和集權復現的一切制度，那是沒有理想和時間問題而必須立刻實現的；民主和反民主的鬥爭就在這點，流血的代價，我們不惜付出的。

依目前的情形，反民主的正在用巧妙的手段或硬地欺騙或強壓來和親民主鬥爭，而重新爲維持獨裁政權的佈置，我們該清楚我們的認識，堅定我們的立場，明白沒有調停兩可的餘地，只有勇往直前，以鬥爭解決我們的生存問題。

所以我們唯一該建立一個民主統一陣線，團結全國民主的力量，這是和反民主鬥爭必然的緊急需要的辦法。

我以為在爭取民主的第一階段——現階段上，空論什麼政綱政策，組織什麼政黨，和其他什麼什麼建設，都不是在大多數老百姓立場上所需要的，只有把民主原則上不能缺少的東西，不惜用流血的代價向反民主的爭取過來。那末除了建立一個民主統一陣線也沒有第二條路了。

現在，全國要求民主，已由聲浪而進到行動的階段，這股漫的力量，正待有一個團結，我希望我們爭取民主的人們趕快注意；同時，我希望第三方面這個名詞，跟到過去的事實而過去，不讓他再爲民主鬥爭的障礙。



棚區放解 翻的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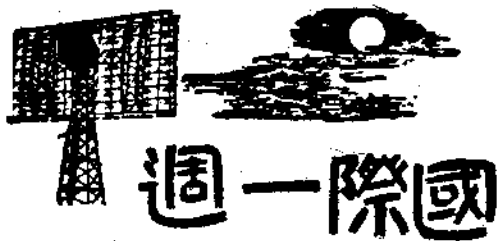
面五十二第期本看參
分民貧市濱爾哈



明 說

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生活是個很有力的對照。解放區各階層的人民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農民、工人都翻過身來成了主人。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卻變成了人間地獄，飢餓、失業、自殺，廣大人民日益走向死亡。處理「棚戶」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解放區民主政府把沒收了敵偽的房屋完全分給貧苦的棚戶去居住，使他們免於凍餓，照顧他們的生活。國民黨當局則把敵偽的房屋任意霸佔，高價轉賣。有的一個人擁有幾幢洋房；而貧苦的車夫、小販們却擠在滬西陰暗的茅棚裏；現在取締棚戶的命令來了，就連這一點居住自由也給剝奪了；把他們逼到死亡的境地。這裏的照片是在哈爾濱照的！自從民主政府建立以後，在哈市三棵樹、香坊、顧鄉中鐵路局公產屋六千五百餘間，已無代價的分配給二千餘鐵路工人及其家屬居住，道外三百三十七戶貧民，已分得這裏一間街、石頭街、東馬家溝的日人房屋。照片①②③圖，告訴我們的是些蔽不了風雨的陋室，也就是目前上海市政府要拆除的棚戶，這裏而在過去住著的是那些以雙手創造世界創造繁榮的勞動者及其家屬。④圖是過去日寇的財產，可是現在的主人乃是穿著短衫的勞動者了。⑤這才是真正所謂「喬遷之喜」，真正是一出幽谷而遷于喬木」呢。⑥新主人們在商量新居的佈置問題。⑦有了燦爛的新居，再添上溫暖的新被蓋，那還怕寒外的風雪之夜嗎？⑧「太陽給我們溫暖，毛主席給我們溫暖！」老太太在新屋門前晒太陽時感動的說。





國際一週

和平外交的凱歌 一士

——自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聯大在歡呼中閉幕

連開了六星期的聯合國大會，於十二月十五日閉幕。大會主席比利時外長史巴克向到會各國代表致閉幕詞說：「諸君返國時，得向貴國政府和人民傳遞充滿信心與希望的消息。」這話不是空洞的外交辭令。因為這一次大會閉幕前一天，以絕大多數票通過了與人類幸福有重大關係的「裁軍大憲章」，包括廢除原子彈的原則在內。無怪乎出席代表歡聲雷動，大多代表以興奮愉快的心情離開了紐約的會場。

這一個重大決議，是十月廿九日英洛托夫所提出，而經大多數會員國的熱烈支持，使着最熱中備戰的美國，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的。戰後人類一致要求和平，要求避免再度的生命犧牲和軍事負擔，因此蘇聯代表團的建議成了誰都不能阻止的力量。十一月十四日的決議「停止以原子能用於戰爭，並減裁各會員國武器和軍隊數量」，竟於表決時獲得全場一致的通過，指明交付安全理事會草擬有關的條約，並規定在六個月內召開世界裁軍大會。

蘇聯的另外一個重要提議，即報告在非敵性國家駐軍的地點數目，沒有通過。大會以三十六票對六票通過了「限令各會員國應供給安全理事會以裁軍條約所需之一切軍事情報」的折衷案，作為抵銷蘇聯提議的一個決議。雖然如此，蘇聯的原提案卻發揮了極大的正義影響，迫使貝爾納斯不得不「自動」報告美國在世界各地駐軍的約數，並承認在若干地方（特別是中國、朝鮮兩部與日本）考慮減少駐兵額（貝爾納斯十三日演說）。而且蘇聯外交在整

個聯大開會期間的主動地位和它的成功的意義，也並沒有因這個提案之被否決而遭受嚴重的損害。

除了裁軍的決議以外，在全聯大會的成就中，應包括對除滅破壞列強團結企圖的戰勝。作為英美區從的澳大利亞與古巴，在大會初期提出修改聯合國憲章和取消否決權，就是企圖破壞列強對主要問題決議的一致性，而掘下破裂的陷阱。但這個企圖在多數國家否決之下，遭到了嚴重打擊。

此外，對西班牙佛朗哥獨裁政權的決議，雖未達到百分之百的滿意程度，但十二月十三日大會通過「各會員國立即召回駐西班牙使節」，依然是對法西斯主義和英美「不干涉主義」與「不行動主義」的有力打擊，比較起六月間聯合國整個否決對西班牙採取任何動作的情况，向前邁進了一步。

通觀全部大會的經過，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誰站在和平與人類利益方面，誰就保持主動，反之則只得維持消極防禦的地位。同時，由於這次的和平外交的勝利成就，列強維持一致的精神，得到了保障，公開與瘋狂的戰爭準備受到挫折，這是值得全

世界人民歡欣的。

希臘的「內戰」

聯大雖然閉幕了，安全理事會還在繼續開會。希臘總理麥爾達理斯控訴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發動」希臘內戰一案，成為重要爭論的問題。這個在英美導演下的控訴案，迄今為止，還沒有得到任何愛好和平人民的支持，而只公開暴露了希臘反動的保皇黨政府，在外國帝國主義支援下，以與本國人民和與它唇齒相依的隣國為敵的醜惡本質。

中心問題是在英國為主的帝國主義者，繼續維持大量駐軍在希臘，以保護其沿海中海兩岸以遠近東的控制與統治。為此之故，它直接干涉希臘的內政，武裝鎮壓希臘人民的反抗，並企圖製造口實，誣蔑巴爾幹所有新民主主義國家，藉以掩飾它駐兵希臘干涉希臘的事實。

麥爾達理斯於十月月底十一月初作一種姿態，組織「聯合內閣」。但該會中的反對黨派一致拒絕了這個欺騙。十一月五日麥爾達理斯「的人民黨」一黨包辦的新內閣宣布就職。

這個一黨內閣成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請駐希臘英軍三個指揮官麥克唐尼、泰薩萊等，舉行會議，「討論全國恢復治安與秩序的方法」。希臘國王並親自接見反對黨領袖，強硬表示，他們如不「就範」，則「惟有忠實施行現任政權的法令」。

在法西斯恐怖獨裁之下，希臘的農村已崩破產，工業生產只有戰前的三分之一，工人有百分之四十失業。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民對英國和保皇黨政府憤恨已極。武裝人民的反抗在希臘北部的愛琴、馬其頓、賽羅萊、特拉斯與貝洛納斯等地，迅速擴大起來，最近已蔓延到希臘的中部和東北。據希臘前外長索菲諾普洛說：「內戰正向廣

方的新巴運發展」。

民主軍所到之處，人民紛紛響應，對英軍與政府聯軍的「進剿」給以一再的殲滅打擊。希臘保守的前內閣總理朱達洛希在本月初致希臘國王的信中指出：所謂「匪軍」主要是曾經抵抗過德國侵略者的游擊隊和不堪政府壓迫的民衆，而今天是反抗保皇法西斯份子的壓迫者，以保衛民主的了。

英國爲了證明在希臘軍有其理由，便肆意捏造口實，並唆使希政府指責說：「叛軍」中有南、保、阿諸國供給的軍官和武器，並以這三國境內爲其根據地，進而由蔡爾達理斯本人跑到紐約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英在這樣的掩飾之下，一面加緊直接「進剿」民主軍，一面更大量接濟希政府武器與物資。合衆社雅興十二月二日電稱，「此間今日宣佈：英已在原則上同意供給希臘陸軍新編十七個營之配備。」法國新聞社雅興十二月八日電稱：「英國已決定接濟希臘軍械物資，使其軍隊自十萬人增至十三萬人強。」希臘參謀長於十一月十九日飛往倫敦，就是具體接洽這種援助。

英又拉美國下水。路透社倫敦十一月二十三日電載，「星期觀察報稱：貝文已向美國政府提出希臘問題，雙方現在進行談判，期使英美合作，以改善希臘之經濟並配備希臘之軍隊。貝文建議希臘不應由英國單獨負責，而應由英美共同負責。」據本月四日塔斯社安哥拉電，「英國正與美國談判，要求至少派遣步兵一小部隊開往希臘，以緩和英國在希臘的地位，同時亦爲英軍繼續留駐該國之藉口。」正在這時，就盛傳美國已有一萬餘兵員開到希臘登陸，而英國參謀總長麥哥馬利確曾一度到雅典佈置一切。

美國對希臘也不僅僅站在支持英國的地位而已。當不久以前希臘舉行選舉時，美國「羅斯福」號

航空母艦上的全部飛機在雅典上空盤旋，以壯反動派的聲勢。十一月十五日希臘經濟部長會宣布：希臘政府「已向英美借款一億五千萬美元」。

英國要美國分擔在巴爾幹組織反動和平的責任，美國卻要藉此楔入東南歐。因此，這裏同時也滋長着英美的矛盾。在安全理事會中，這個矛盾加上南（被允許在會場論辯）、保、阿（被允許提供書面聲明）的抗辯，並未能使英希達到它們預期的目標。在這時候，希臘武裝人民隨着軍事上的勝利，正擴大着他們政治的影響。希臘游擊隊領袖在十二月十五日發表宣言，聲明他們並不是實行獨立分裂，而只是組織「希臘民主軍」以對抗蔡爾達理斯的一恐怖主義與「黨獨裁」。他們表示歡迎美英蘇組織聯合代表團到他們的地區考察。他們提出九項要求，作爲和平的條件，其中主要的是：大赦政治犯；英軍退出希臘；民主份子與帝制派權利平等；肅清附逆份子；重新選舉。

日本反吉田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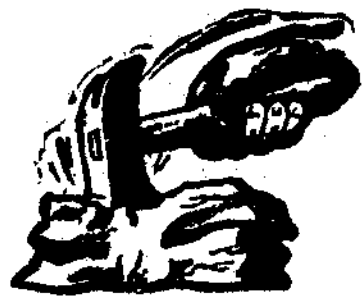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七日，日本五十萬以產業工人爲主體的民衆，在東京舉行「倒閣示威大會」，形成了一年以來日本新民主運動的高峯。雖然在同一天內，政府的反對黨——社會黨、協同民主黨、國民黨聯合在九十一屆臨時議會中提出的一解散議會，重新選舉」的要求，以二六三票對一六〇票而遭否決，但這個議會外面的羣衆示威卻充分表明反動的吉田內閣的存在是如何違反民意，而加深着日本政治經濟的危機。

吉田內閣自登台以來，它的「六大施政方針」就是致力恢復金融資本家的利益，鎮壓急速抬頭的勞工與民主運動。結果自然更加重了勞工的痛苦和

不安。全國工人的組織，在吉田內閣的倒行逆施下，擴大了好幾倍。本年三月間勞工組合（下全）的數目爲三、七四五，組合員爲一百九十萬；到十月尾，經合法手續成立的組合數已增至一五、一七二，即增加四倍；組合員增至四、一六八、三〇五人，即增加了二倍半。

勞工爲了改善自己的待遇，曾發動了一五月攻勢」與「十月攻勢」。不過全國總工會在此會黨右傾投機的領導下和共產黨的全國產業別工會從來沒有聯合起來過。直到十二月二日，兩大工會的代表纔第一次舉行懇談會，從下層結成了統一戰線，是這個會決定的。在十二月十七日召開國民大會籌備會，討論日本共產黨在十一月初開始提出的倒閣具體辦法，並決定在這一天舉行全國性的倒閣示威遊行，由日共及社會兩黨所領導的兩大工會及日本農民協會出動五十萬人來參加。他們還決定了三個口號：（一）反對政府單獨決定糧食徵收額（照顧農民利益）；（二）確立最低工資制度（照顧工人利益）；（三）爲國民復興生產（照顧一般人民利益）。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個全國性的人民運動。它的意義不單純在反對吉田內閣，而且是展開新民主主義的階級統一戰線的空前創舉。

從過去幾個月來日本社會政治分野的劇烈變化，可以證明本年四月十日選舉出來的現議會已完全不能代表今天的民衆意志。事實上這個議會的任務是制憲，而其制定的憲法也證明不能爲日本民衆所接受。但現議會的四六六席中，政府方面的兩個反對政黨——自由黨佔一四八席，進步黨佔一一〇席——控制了多數。佔有七六席的社會黨又缺乏穩定性與統一性。因此限於議會裏面的鬥爭沒有取勝的可能。社會黨等三黨解散議會提議之被否決，更顯出：只有基於勞動人民的廣大結合而發動的議會外面的鬥爭，纔能以實際政治壓力加於現在的政府，以促成它的倒坍。



哀兵必勝

文超

自十二月九日至十五日

看這一週的戰況，人民解放軍是做到了五日解放日報社論所提示的「堅決集中兵力，以連續數夜頑強戰鬥的方法，去殲滅敵人。」在國民黨軍還要冒險進攻的地方，更大胆地在消滅其進犯軍之後，盡力轉入反攻。而且戰果很可觀。在晉西解放了閻錫山作爲進攻解放區的基地中陽縣

城，冀南豫北殲滅了合犯大名的國民黨軍和偽軍兩千四百多人，魏城新四軍擊潰了三路來犯的國民黨軍，並且向南推進了六十五里，蘇皖北線兩天之內殲滅了進犯澧水、沅陽的國民黨軍三個團左右，保衛陝甘寧邊區部隊收復了柳林鎮和武王山。這一週連各處零星戰鬥在內，消滅了國民黨軍有生力量一萬多人。

現在從各個戰場來看：晉西呂梁山區的中陽，是閻錫山的一個重要據點，它隔斷了晉西南與晉西北解放區的聯繫，從今年一月停戰令後，閻錫山是拿它作爲進攻解放區的基地的，八路軍在本月十二日繼續上個月收復永和、大寧、石樓、隰縣、蒲縣五個縣城之勝利，拔除了這個據點，使晉西南和晉西北兩大解放區聯成一片，是很重要的。在這一戰役中，八路軍又英勇的活捉了閻錫山暫編四十五師副師長張居乾以及他的部隊一千六百多人，斃傷了張部二百多人。

國民黨軍在上月中旬企圖打通平漢路和控製冀魯平原，遭受劉伯承將軍給以嚴重的打擊後，又重新整隊，在上月三十日侵佔了冀南濮陽，本月八日

、十日先後侵佔了冀南清豐和魏北內黃，配合孫殿英的偽軍沿着公路和衛河向北鉗擊大名，但是在十日晚上遭遇到八路軍頑強的抗擊，被活捉了兩個團長以下一千五百多人，被打死了二百四十多人，受到了頓挫；同時太行八路軍在平漢路安陽湯陰地區進行自衛反擊，殲滅了蔣偽軍七百多人，又給它一個很大的牽掣。

蘇北國民黨軍進攻鹽城之戰，又走上了慘敗的命運。從上月廿六日起到本月九日的十四天戰鬥中，新四軍殲滅了來犯之敵六千人，進犯軍八十三師十九旅的五十七團及六十五師（原軍）一六〇旅的四七九團和一五四旅的四六〇團，都是傷亡過半，失去了戰鬥力；八十三師的殘部已經退守東台城北的丁溪、劉塘等地，從西側進攻鹽城的廿五師一〇八旅，被新四軍擊沉裝甲汽艇十多艘後，已經驅拉了幾百隻民船逃竄到興化，六十五師殘部以及尚未參戰的六十七師，聽到前線大敗，也倉惶的逃入了東台。新四軍從本月七日反擊以來，在正副伍祐下倉前線向南乘勝推進了六十五里，收復劉莊東南的沙溝、西關、南關等地，在西關收復了蘇南倉西南的沙溝

等地，十二日在白駒場前線擊落了美製飛機一架。

綿延二百多里的蘇皖北線，又將有一場殲滅性的大戰。本月七、八、九日，蔣軍廿八師一部向澧水方向作試探性的進攻，在瀾河集（澧水南三十里）被新四軍擊傷四百多人後潰退，蔣軍又集中了十個團以上的兵力，從本月十二日起，由兩淮和宿遷分路大舉進攻澧水、沅陽地區。兩淮蔣軍第七軍一七一師兩個團和七十四師的五十八旅，廿八師的五十二旅和一九二旅殘部，向東北進犯澧水四十五里的帶河鎮及澧水南三十里的順河集一線，經過十四日激烈的竟日炮戰，被新四軍擊俘了六百多人；宿遷蔣軍五十七師的預三旅，廿六師的四十一旅和六十九師六十旅等部，進受到宿遷東北四十五里的邵店等地；新從冀魯豫戰場調來進攻沅陽的宿遷蔣軍十一師（原十八軍，陳誠舊部，現屬王敬久集團），十五日在宿遷東北五十里地帶，被新四軍殲滅了一個半團，六十九師一部，也在宿遷以東被殲滅了二百人。現在宿遷東北和澧水以西，正在展開激烈的大戰。

此外，保衛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的軍民，在本月十日擊退兩路進攻馬欄的蔣軍，收復了馬欄南七十里的柳林，十四日收復了耀縣西北的武王山。本月九日八路軍在張家口東北崇禮縣境內，殲滅了傅作義的騎兵七百多人。魯南新四軍進行自衛反擊，收復了微山湖東岸的夏鎮（臨城四十里），斃傷蔣軍七百多人，活捉二百多人。

人民解放軍已經掌握了主動，而好戰份子必然要趨滅亡。



中國工業的道路

鹿野

晉冀魯豫解放區輕重工業鳥瞰

這篇文章告訴我們解放區民營工業在迅速的發展着，並說明解放區政府對於它們給以多方鼓勵和扶助，這與今天國民黨統治區的工業對照起來，更有力的說明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前途在那裏。

戰爭創傷逐漸痊癒

晉冀魯豫解放區一年來在恢復戰爭創傷中，已獲得了顯著的成就，重工業已恢復到戰前的百分之八十二，輕工業恢復到戰前的百分之九十，有的部份且已超過戰前水平——高達百分之二十。

雖然邊區大部處於鄉村與山地，一年來却建設了經濟脈絡的公路一萬二千華里，資本家武伯新、范德亭先生經營的晉通汽車公司，經常有一百餘輛駛行各地，運貨載客。全區擁有長途電話機三萬五千部。經過全區域佔百分之八十。

由於政府獎勵紡織業，刺激了人民的植棉，現全區共有棉田八百五十萬畝，年產棉二萬萬五千萬斤，佔全國產棉百分之五十以上（按一九四五年全國產棉為四千六百萬市担）。全區除織布木機外，共有織布織機一千五百餘架，年產布五千餘萬斤，全部穿衣自給尚有餘。平順一區織布李桂蓮在一九四三年冬天還穿不上棉衣，現在靠紡織吃飯、穿衣、還買了三

編者

畝地，修了一座新房。還在缺乏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平順山城，是件轟天動地的大事。各地小型紡織廠亦紛紛建立，贊皇縣肥紡織廠，是一個合作社工廠，勝利前有資本一百二十萬元，現在擁有資本三百萬元，工人六十個，連東帶工都是自己，日產大毛巾三十打，寬面布二百尺，最近又買來布機六架。長治聯合染織廠經理王鳳桐將織廠上了八年的織布機重新搬出來，從天津請來了十六個工人開始復業。

晉城、長治、邢台等地設工廠，均較敵偽統治時激增數倍，現全太行在解放後一年內恢復織工廠數，差不多等於敵佔時之十倍，相當於戰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煤業方面有全國著名的六河溝煤礦，濟源礦井煤礦，磁縣峯峯煤礦。濟源礦井煤礦，原由興中煤礦公司開採，該公司創辦於民國十九年，有工人一千餘人，年產煤二三十萬噸，淪陷後工人大部逃亡，據美記者魏卡爾記述：我看到興中煤礦公司，僅有兩匹瘦馬在荒蕪了的草地上吃草，他戲謔地說：興中煤礦僅餘兩匹馬力了。一九四五年濟源解放後，該礦改為

利民有限公司，有工人一千餘人，日產煤八百噸，每日每工產〇·六噸。一年以來工人已增至四千餘人，日產煤四千餘噸，平均每日每工產一·二五噸，比敵佔時〇·六噸增加百分之百以上，已經上戰前英國中福泰司的水平。磁縣峯峯煤礦，戰前係私營中和公司開採，淪陷後儘管敵人以刺刀逼迫工人每日工作十四小時，但每日日產煤亦僅〇·二五噸。今年四月，該礦改為利民股份有限公司，額定為法幣四十萬萬元，由磁縣十大富戶之一、地主兼資本家田裕民及張學禮等經營，據初步統計，工人人數半年內增加九倍，產量增加達十倍。每日日產煤平均〇·七九噸，超過敵佔時百分之百以上，超過戰前百分之廿五。

此外，麵粉業與化學工業均甚發達，麵粉業有日出麵粉八百三十袋的邯鄲泰昌麵粉公司、長治麵粉公司等。化學工業有造紙廠、造紙廠、皮革廠、肥皂廠等九十三家。

政府扶助妙手回春

解放區的私人工業不但被歡迎，而且還通過低利貸款，低稅，獎勵製造及取消統制，解決原料及銷路問題等政策而得到政府的幫助。今年下半年邊區政府發放低利工業貸款十五萬萬元（合法幣七十五億元），利息僅一分



半至二分。晉城一縣鐵業在半年內即領到貸款七百一十一萬九千餘元。除此以外，政府並幫助私人銀行的發展，以吸收游資，匯集與週轉商民的儲蓄，使之轉入企業生產。其次政府對於工業，僅徵收一種最高不超過全年純利百分之卅的營業稅，對於製造日常必需品及獎勵出口物的各種工廠，如榨油、紡織、造紙、熬鹽等則取低稅率或全部豁免。最後，解放區與蔣介石相反，官僚資本統治壟斷的現象，則早已絕跡。有的僅是政府以投資扶助與私人合營工廠，由資本家任經理，政府保證其年獲純利百分之五十八。

以下我舉兩個事實，以說明政府對私營工業的幫助。

那台鏡與鐵工廠經理郭鏡如先生，往張家口做了十九年機器工人，淪陷後在那台開始設了一個鐵工作坊，開始時只有廿五萬元資本，連他自己和兩個學徒只有三人，那台解放時，他的工廠正在搖搖欲墜，這時邊區政府貸款兩萬元給他，才勉強支持下去，不久冀南銀行又貸給他五十萬元裝購機器和零件。為適應紡織業的發展，他大量生產新式紡紗機，現在他的工廠已有十六個工人，發展八倍，擁有資金兩百萬元。提起他的新式紡織機，也有一段辛酸的經歷，在十八歲的時候，他就開始研究，幾經失敗，賠了錢不算還受大家的非議，那台解放後，他說：「工商局的商局長就鼓勵我試驗紡紗機，貸款十萬元和五石小米，並說，試驗成功了，政府另加獎勵，失敗了所需費用由政府負責。」結果，試驗成功了，他把紡織的生

產力提高了八倍，政府除以貸金機裝外，並召開那台市職工大會，獎以榮譽狀。他笑着說：「政府不僅在經濟上支持了我，也給了我創造的很大信心，實現了我廿餘年的理想。」八月他的工廠產出十一架人力彈花弓，四個馬拉弓和一批紡紗機，完全是按定單製造，先交款，後交貨，一月共售款一百三十萬元。

民族工業家王曹固先生，曾先後兩次在蔣管區蘭州和永昌創辦製鐵廠，但都遭受官僚資本壓迫，美貨傾銷，被迫倒閉了，製鐵的機器和寶財全部被官僚資本辦的河西實業公司所吞併。最後，他堅決的來到了解放區，白手起家，在政府低利貸款一千五百萬元的幫助下，與民族資本家史立和、崔之成兩先生創辦了化學工廠，政府又幫助他收集機器，三個月期間，這個化學廠已擁有四十四匹馬力的發動機兩部，機器房五十餘間，已能由土鹼中製出精鹼，並有炭酸鈣、甘油等副產品。王先生感嘆地說：「現在我才明白，沒有一個民主的政府，民族工業的發展，只是一種幻想。」

勞資合營前程康樂

在晉冀魯豫私人營業的工廠多採用股份公司「勞資合作」的形式，政府訂定最低工資，一般較過去提高三倍，也規定生產時間最低九小時，以保證資方的利潤，有些工廠由公私合營，根據邊區政府三月法令大部工業已完全轉讓私人。如磁縣峯峯煤礦，該礦工人可按時分紅，並自願的以工資紅利轉股，工人是股東又是工人，得了工資還能分紅。工人參加管理生產實行了「多勞多酬」的辦法，每生產一噸煤，

可得小米一斗二升，較過去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八十。而產量却增加了兩倍以上。工人可以參加廠務會議，經理每月向工人報告生產營業狀況及廠中行政事宜，工人自己管理伙食，從過去「吃暗飯」（做飯統治時：工人吃冷飯，冷菜，還得偷偷的吃，工人們叫之暗飯），變成每天一單二菜或兩單兩菜。該礦學徒陳義珍說：「現在俺們這裏真平等了，要吃啥，就吃啥，廠方對我們很關心，從前不願意幹活，現在光想多做事。」廠方為了改善工人生活，提交工會一百萬元，幫助工人成立合作社，廉價出售給工人糧食和日用品，三個月內就減少工人糧食支出八十萬元。並利用鍋爐暖氣設立澡塘，工人每週便可洗澡一次，工人有病廠方出款送醫院治療。工人潘守有被機器刺傷，廠方把他送進醫院，囑他好好休養，但他休息了一天，就包紮傷口走回機器間了，他說：「從前有病，廠方還逼着做工，就任你病死，現在勞工有了法律保護，東家對咱很好，不幹活也對不起自己之良心。」在修理該廠五百基羅瓦特的發電機時，因器材缺乏，工務科長孔仁南，機長張玉書，工人王連成、衛敬祥等，日夜籌思，創造了驚人的炭火代氣氣的辦法，解決了生產上的重大困難。由於工人生產熱情提高，產量普遍增加，如長治各工廠六月份平均產量超過五月份百分之五十，七月份又超過五月份百分之百。產量增加而原料與消耗却相反的減少，如長治造紙廠工人，七月份超過六月份百分之五十六，而原料却節省百分之二十四。因之資方利潤大大增加，華強紡織廠七月份比六月份純利增加六倍以上。邯鄲泰昌麵粉公司，從六月到八月結賬，除一切開支股息及工人百分之七的紅利外，廠方可獲淨利一千三百萬元。



棚戶的翻身

哈爾濱貧民分房記

一個大問題

哈爾濱有很多洋樓，大大小小幾乎佈滿全市，可是滿時住在這些房裏的中國人卻寥寥無幾。絕大部份的中國人都住在被人所注意不到的地方，和這美麗的都市隔離着，特別是許多貧民的住所，多半是傾斜歪倒、四壁漏洞、進門伸不直腰的小屋。井樂分區一個六十七歲的老人，每逢下雨，就要到院子裏去睡覺。人們笑他發瘋，他含淚嘆息着說：「在外面睡，雖然淋點雨，總比在屋裏房子塌了壓死好，沒辦法的事啊！」其他的人也一樣，下雨屋裏的水浸到半炕深。許多婦女們因為常在水裏走路，受了潮濕，每到春天就發病，有的抽筋，有的經常肚子痛，再加上房子潮，跳蚤多，咬得睡不着覺。小孩被咬得遍身瘡痕，遍體瘡痕，整夜哭鬧不止。

就這樣的破屋，每月五六十元的房錢不算，還住不安穩。有一家房東，以一萬四千元，把一間破屋租給一家開鞋店的，硬逼着原住主——一個姓劉的修理暖氣的工人搬家，工人苦苦哀求，房東不但無理，還把他家的東西丟了一院子。老劉忍氣吞聲的再三向房東哀告，房東被吵得不耐煩了，才叫他搬到養雞板棚裏去住。板棚裏漆黑一團，一進門雞糞的臭味便逼得人透不過氣來；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但他無可奈何，只得和雞在一起，過着人畜共居的生活。

一個瓦匠，前兩年在敵人的鞭笞下與修房屋時，會這樣祈禱過：「什麼時候才能住上自己蓋的房子啊……」無數的貧民，整天為房子發愁、咒罵自己的命運。這確實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大問題。

喜訊

這天日俘回國後，政府將大部份的日本房子交給了老百姓，讓他們自己去分，但有一個原則：要給真正沒有房子住和租不起房子的貧民。於是貧民紛紛成立了。共樂分區的貧民自動組織了六十個人的護屋隊，日本人剛搬走，他們就去看管起來，日夜巡視，防止壞人破壞，結果這一片日本房子，一塊玻璃都沒有損壞。

那個和雞住在一起的老劉，聽到分房子的消息後，第一個參加了貧民會。爲了分房子的事，奔跑了一個多月，努力爲大家辦事，別人問他：「你就這麼多工，家裏吃啥？」他說：「吃啊？賣點東西，對付對付就過去了。住房可是個大事啊！」

一個多月，在遣送日俘的過程中，這裏，南崗、馬家溝、新陽區、順德屯、香坊區及四郊有日本鬼子的地區，貧民會普遍成立了。僅新陽區就有十三個貧民分會，經過自己的手，把這些房子適當的

分配給每個貧民。各地貧民會，爲了分配房子，首先組織了評議委員會，評定誰有資格分，誰不夠格。共樂分區選出評議委員會後，挨家挨戶去審查參加貧民會的人家，一見家裏有漂漂亮亮的箱子、櫃子擺設一屋的人家，就把他的名字勾掉。看見快倒的漏天破草房，他們進都不進去，就給寫上了「資格」的記號。登記完了回來，所有委員還要討論一次，等到評定完了，才商量分配的辦法。

分房

共樂分區要分配的房子，當時找到的只有二百多間，而評定出分房子的人，却有三百多，他們的生活境況有差別，而且房子有樓房、平房，怎樣分呢？這是一件困難問題。貧民們從來沒有辦過這樣的事，就是有人分過家，也沒有分過數百人的家。因此，貧民委員們不管在那兒見了雨，都合計算這些。費了不少心血，他們把房子初步的分好了，先儘讓一批最窮的分，剩下的找着房子再分。分的原則是：有五十六歲老人的住樓下；人多的住大房；家裏有二三口的就分給小間；委員們說：「以前是沒辦法，一家老小擠在一個炕上，人家有錢人都笑話咱們，這次翻身了也該分分家了！」

他們把房子編成號，誰住那間，用小木板上名字，寫上號碼，釘在門上。釘好之後，開了個大會，告訴大家找名字搬家。大夥聽了，不等開完會，就急忙跑去找各人的房子。老太太捋着腳蹠着：「看看新房子去！」小孩子們跳躍着，跑在最前面。人們像流水一樣湧向新居。找着自己的房子後，婦女們就看守起來，男人們忙碌的來回搬東西。

(下接第廿八頁)

北方將軍們的悲哀

·山香張·



滿台歷史的重演

北平中南海樓臺亭榭的油彩，已露斑斑剝落而帶晦暗的顏色，這與它曾經幽囚過光緒皇帝的歷史，是多末調和。雖然現在守衛在這幽宮園的朱紅大門前的，已不是清朝的太監，代之是美式裝備雄糾糾的行轅衛兵，可是在這裏面主持行轅要公的李宗仁主任，又何嘗比幽囚在瀛台的光緒皇帝之運命，能勝過幾分！

八年抗戰的歲月，對李宗仁說來真是感慨很多。想當年在桂與白崇禧主持對蔣時，曾經是擁兵三十餘萬而稱雄一時的將軍，抗戰後率兵離桂，但直到民國廿九年依舊在外省保持着桂系十四個師的番號；可是幾經轉戰，毫無補充，到抗戰勝利時，桂系的部隊就幾乎減去一半，而祇剩下八個師的番號，但是一個師也都不在李宗仁的手下了。可是李宗仁高陞了，高陞成爲坐鎮北方的行轅主任，但明眼人却說：李宗仁是戴上了一頂又高又大的紙帽子，却繫不得半絲的風寒。特別是今年八月以來，冀東平綏平漢的內戰一爆發，陳誠的兩度飛平，這對李宗仁的刺戟實在太深刻了。按資格說李宗仁遠超過陳誠

的閱歷，按職權說，李宗仁也是有指揮華北戰場內戰大軍的權利，但結果一切是陳誠越俎代庖，李宗仁祇當了招待貴賓的東道主，冷落地坐在軍事會議的桌傍而默無一言。

前幾天北平的益世報專論，曾替北平行轅作了一次禮讚，他說：「平市有行轅，此制古今中外所無，雖名爲督主席兼理北方軍政大計，實則軍事政治各有其所屬，李宗仁坐鎮，無事可作，但下屬職員則有數千人，月費數千萬，蓋多一機關，即多一吃飯地，政府所費，僅多印幾噸鈔票足矣！」但這裏所指的數千職員，其實並沒有一個是李宗仁真正的股肱，一個洞悉內幕的人告我說：「李宗仁連一個真正得力的幕僚都沒有。」

「爲什麼？」我感到有點驚異。「很簡單，當幕僚的總希望他的主子能有天大權在，揮提按自己呀！跟着一個無權的主子盡忠盡孝，這是乾坐冷板凳呀！我敢說有人寧肯替陳誠當馬弁，却不肯心長朋替李宗仁當幕僚，除非他僅僅是個飯碗的現狀維持派。」

這話雖然說得未免過於刻毒，但也表現出李宗仁的孤獨寂寞；難怪昨日世界日報的南京專電，傳來

了李宗仁懸辭大職的消息；當李宗仁毫不揀選的向蔣介石脫出一無事可作「四個字時，他是如何地癡癡到蔣介石「排斥異己」政策的辛酸味呀！

西北軍老將隨放危城

在北平城裏可以和李宗仁合唱「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當是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了。雖然孫連仲的司令部下，轄有六個大軍和三個縱隊區下的四個縱隊，但這裏却沒有一部是與孫連仲同過長年苦難的西北軍的。第九十四、第十六、第三、第九十二軍這是原胡宗南所屬李文指揮的卅四集團軍，第五十三軍這原是東北系統的部隊，新二軍這更是蔣家嫡系的部隊，至於四個縱隊，這是個軍改編的部隊，現在也是受胡宗南部下孔令恂所指揮的，和孫連仲同過苦難的部隊早被蔣介石給編併光了。

一個沒有掌握與自己有血肉連繫部隊的非蔣嫡系的司令官，在指揮作戰的時候，那簡直就是單純傳達陳誠命令的通訊員。這苦頭已經熬得孫連仲閉口如金佛，打七月起就沒有和部隊談過一句話。

當平綏東段李文部隊在懷來受殲後，陳誠責罰的命令到來了，可

是陳誠的實則捨不得加在李文的頭上，而是放在孫連仲的身上的；接濟平漢北段失利的消息傳來了，於是陳誠第二次的實則令又下達下來了，孫連仲就被迫的趕到前線去督戰；但沒有幾天，冀東方面的我軍又勝利反攻，於是孫連仲又趕到唐山。又沒過兩天，易涿一帶的九十二軍又遭到了我軍的聚攏，孫連仲又轉回平漢；看起來，孫連仲東奔西走，枕不暖席，真是內戰戰場上的一個健將，但又誰能知道孫連仲的背後，却有一條粗巨的鞭子在抽趕着呢！

這鞭子就是「撤職」。
真的，孫連仲是苦惱重重，困難如山，除了不斷的戰事失利以外，兩萬餘名尚未抽足的新兵，未完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徵實，冀東局勢的一軍險不出擊，政令不出城，以及過去安寧的北寧路都變成了不寧的一連串難題，都一時的擺到面前來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後面那根沉重的鞭子還在抽趕着。

於是孫連仲惱了，他在煩惱中要了個槍花，打十月起，他請了一羣教授來教授他國際問題的知識，他好似說，「趕吧！趕我走馮先生的路，或者趕我走更……的路！」
但陳誠是不會錯過他的，陳誠儘

得把一條老驢抽打死，總還不如讓它活活即是背負半斤八兩也是好的，於是十一月月底蔣介石的手令下來了，勒令十一戰區從北平的巨城移到保定的危城去，要活命你就得鞏固保定的周圍，蔣介石從自己偏安峽嶺山的經驗中，學得了不讓別人偏安的經驗。

日暮途窮的土皇帝

標榜濟二的哲學，主張無條件存正他的主張而漸變為「沒有存在下去條件」的閻錫山了。

去年，閻錫山靠着和日本第一軍的一條情誼，終於順利地從克難的察河搬進了太原的朱漆紅門；可是閻錫山太不量力，在受到蔣介石的剿共密令後，居然以四萬大軍闖進了八路軍堅持八年抗戰的上黨地區。但沒有兩個月時光，四萬人却都葬身在「必爭」的上黨地區了。據說閻錫山曾為此大哭一場，並且特飛到重慶演了場「哭庭」。這陣哭說要比三九年「十二月政變」時新軍離他而去時哭得更傷心。

這時蔣介石藉口借道北上，第三軍就經過正太路到了石莊，但後面却留下了一大堆的胡軍，留在晉南三角地帶裏不走了。今年七月，蔣介石又藉口閻錫山無力「反共」——洪趙地區

覆沒了兩個師，同蒲北段大部喪失，連老家邊村也丟掉了。——於是又督令胡軍前進，閻錫山沒有法，只好把臨汾以南的地區，通通奉送了胡宗南。隨着，又由於傅作義抵達了大同，留在那裏的楚溪春劃歸為十三戰區指揮，雁北地區也變成十二戰區的版圖，於是閻錫山就祇存了個太原和東至娘子關，北至忻縣，南至臨汾的三條線，以及晉南老窩的幾個縣。至於老部下也祇剩王靖國趙承綬兩個人了。

然而蔣介石對於這個土皇帝的門羅主義的最後防線，依然是突無已。山西有一筆諸大的財產，那就是國家戰前經營起的西北實業公司（康梁峯式），還有兩條狹軌的正太同蒲鐵路，戰前也是不歸南京鐵道部所控制的（正太已由敵人改成寬軌），因此蔣介石要閻錫山把這些財寶交出來「統一」；還有閻錫山有一個會黨體加入國民黨而實抵制國民黨的同志會，蔣介石也要他把領導機關交出來。

這閻錫山如何能夠答允呢？於是蔣介石就來了一個「不發一文餉，不補充一個兵」的辦法。這下子，閻錫山可真被「熬」住了，他祇好在本地深刮地皮。據大公報的消息說，山西閻治下各村的負擔，名義之多，數目之巨到了無可計量的程度。但是閻錫山要糧的佈告，却是這樣說的：「抗

戰勝利，本省田賦原該豁免，以恤民艱，但因中央有令要徵，故不得不徵，我還特意請准了中央，少徵糧成」（大意）。由於沒有錢，閻錫山部隊連軍鞋都是徵自民間的，太原的婦女們含住淚把衣服的大襟撕下來當鞋面！「反共」的砲聲也因沒錢查，就發動「獻詞祝壽」——祝閻錫山今年的壽誕。沒有兵，就把他自稱為「唯一的最好學說」——「兵農合一」改成了「兵商合一」，在太原大抓商入去當兵。閻錫山真是走得日暮途窮，顯得無限尷尬相。

特別是近日的南京，在國民黨主持下發起了倒閻運動，接濟上海學生也起了響應，據說這裏面還有傅作義的一手，因為傅得了雁北地區，閻錫山大為不服，於是傅就這樣的逼他一手。土皇帝的寶座真是在搖搖欲墮。

臺北動風破醉夢

如果說雜牌的將軍們在和蔣介石打交道中，已經飲夠了慘痛的苦杯而深知其味時，那末目前還有一個將軍近被那苦杯沉醉得迷了心竅而如癡如狂，這一個人就是進佔了張家口的傅作義。

但酒畢竟是會醒過來的東西，當傅作義過道張垣後，日趨寒冷的臺北

勁風，也將逐漸把傅作義的醉夢吹破。

傅作義之一榮獲「察省主席」。這絕非蔣介石和陳誠的本意，當陳誠爲部署進攻張垣第一次來平時，就已內定了卅四集團軍的李文將軍當未來的察省主席。陳誠估計着平綏東段的李文部隊，一定能在雙十節第一個早運張垣，於是故意在軍事會議裏宣佈了：「誰先入張垣，誰當察省主席」。

結果陳誠押的寶却押錯了；但爲了顧全面子，就硬着頭皮祇好叫傅作義主察，可是陳誠又來個補救之策，命令董其武主綏，這一着看來是「有

功必賞」，但實則是把傅作義軍隊化一爲二，傅作義得了個孤零零的張垣，但却失去了近一半部隊。而且傅作義從此失掉了經營十餘年的穩運小天地，陷入在祇有幾個孤城的察省，被陳誠從「剿共」的牛角尖裏更逼進了一步。陳誠這一着，對傅作義說來真是有苦說不出的。

起初，傅作義也是懷着滿大的狂妄進入張垣的，因爲那裏是內蒙的精華精華之所，可是當他抵達察省後，他的好夢開始變幻了。四週都依然是民主政府控制的鄉村，翻了身的農民依然和八路軍堅決抵抗，即使是張家

口這個城市，那作爲城市的繁榮基礎的工業，也早就和八路軍一道地轉移了，甚至連工人、學生、市民也有四萬多大跟八路軍一道地轉移了。傅作義和一個記者訴苦說：「八路軍在察省能養活五十萬大軍，但我們怕最多能養五萬人。」

對傅作義來說，還有一個最大的困難，那就是傅作義手下沒有人才，一個國民黨派去的特務——十二戰區政治部主任周鈞，算是唯一的才幹，當了張垣的市長；但是其餘一個有十幾萬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人才，傅作義是實在沒法來供應的，於是近日傅

作義在北平所辦的平明日報，就大登招徠政治、財政、文化、技術的各色人才的廣告，可是有願的人寧可在北平挨餓，却不敢冒險的搬進這座四面自衛戰爭大海裏的孤島，除了單對客他們倒是踴躍的走向張垣。

某家報紙說：「察省等待傅作義的，是重重的工作。」這含混的提法應當譯作「重重的困難」才是恰如其份。

「在蔣介石併吞冀察削弱犧牲之下的雜牌軍，如果有戰時務的倖存難道不該想想何以自處嗎？」我願以解放日報十一月廿七日社論中的這句話，進言給悲哀的北方將軍們！

哈爾濱市貧民分房記

(上接第廿五頁)

自動形成了互助組，有小車的和有人力的合夥；搬完張家搬李家；破破爛爛、粗粗細細都搬了過來。從南門裏，到新房（信福昌公司），約有二三里路遠，這些僱不起馬車的貧民，就用小木斗車，推的推，拉的拉，兩三個頭頭就搬完了。

這裏、一面街、兩條街、馬家溝、南崗，所有的空房子裏，現在都住滿了小攤販、失業工人、流浪街頭住大店的人們和有家眷的工友，以及軍屬。鐵路局的日本官房，也大都成了工人的宿舍，分給了年既久和人口多的工友。

新生活

搬到新房子住的老百姓，生活被新的氣氛包圍着，家家把玻璃窗擦的亮亮的，屋裏收拾得整齊齊，箱子、櫃子、茶壺、茶碗整齊齊的排列着。這里買賣街一個老頭，費了三天的工夫，把懶得看不見木頭的地板擦得乾乾淨淨。許多工人到了自己的新家，不忍心穿舊鞋走進去。三棵樹的一個姓馮的鐵路工友，剛搬到新房子幾天，就給他二兒子娶了媳婦。新房子做了洞房，屋子裏貼滿了喜幛，親戚朋友，鄰居都來給他賀喜，把老頭樂的不可開交。以前因爲房子住不開，老馮和大兒子兒媳婦分開住，現在他準備把大兒子也接回來。

搬進新房子以後，政府的房照才印好。貧民會的委員領到房照後，細心填寫，親自到各家去量面積，把房照填寫清楚。貧民領到房照，像得到「毛主席萬歲！」

實具似的，有的放在箱底，有的鎖在櫃裏，還有些怕人知道似的。

住進信福昌公司的貧民，集體發了房照。爲了紀念這個日子，二百多戶人家，家家吃餃子，並且開了個慶祝大會，貧民會王主任向大家說：「我們要使房照永遠是我們的，房子也永遠是我們的，只有大家一條心，團結一體，才是最大的保障，我們要永遠的住下去，什麼人也趕不走我們！」

那裏的貧民會辦公設在樓上最大的房子裏，房裏貼滿了紅綠的標語：「團結是力量！」「翻身是幸福！」「我們要保護房子！」「民主萬歲！」



月黑天高的廣州城

★記三千人被捕詳情★

柳汶

隨着北風雨襲，廣州已開始了冬天的生活。早在十一月間廣州警備司令部，就頒佈了冬防的辦法，唯恐防之不週，接着市警察局又訂定三十五年冬防辦法十三條，密密的監視着市民。兩重冬天的寒氣是愈來愈逼人。在本月七日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行轅整個的特務團，憲兵十六團一營及各分局警士，保安司令部可供外勤派遣的員兵全體出動了。

當夜晚十二時，他們分扼各要道攔斷行人交通，大街小巷中巡邏隊穿梭往來，緊張情形更甚於日偽統治時代的特別戒嚴。此外，再加上特務人員及保安司令部一向以揭亂出名的標榜隊，掃數出動。一幕殘酷的特務捉人慘劇展開了。

一夜中不幸被捕的人，總數超過三千以上。這許多人都是無辜被捕的，據說可分爲甲乙丙三種：甲種是早已列入黑名單中的人物，特務們按名點卯，用綁票的方式，由幾個便衣武裝從居處或街上的被秘密脅迫上了汽車，此後命運與蹤跡便茫茫無所知了。

屬於乙種一類的，也是平時被認爲「思想不穩」的人物。他們寧枉勿縱的做法，要一網打盡。隨

們，以致無法根查其他線索。至於家屬要求與被捕者見面，是一概拒絕了。

至於丙種的，多是在抽查戶口的時候，偶有未報或不符而被拘押，查明後保釋，但這種人佔數很少。這次所拘捕的人除丙種外，其他兩類包括有男女學生、教員、記者、公務員、法院檢察官、等等。傍晚，一個站在保安司令部有鄰監倉門口的老太太，悵悵的探望她那被拘去的女兒，哭着對路人說：「我的女兒還只有十八歲，什麼人都不懂，幾個穿便衣的人，搶入門來，把她從床上拖起帶去，說她平時看什麼鬼書，讀書犯罪真是冤天枉地了。」路人默默走去了，誰敢回答這老人的疑問呢？

拘人的事，還在不斷的進行中。在廣九車站上，站滿了軍警憲兵，包圍了由港抵省的旅客，在鄧仲元的銅像上架着美式機槍，這些軍隊是爲了「保護」年青的旅客的，還有十多輛大卡車是運輸這些旅客，送他們到不可告人的地方去。

當這些旅客到站時，四十歲以上，被拉出來站在一處，年青的又在一處，有身份證的又站一處，幾乎有三分之二的旅客被送上大卡車，作爲歹徒、

們，逃役、某種嫌疑等罪名被審查或精神或秘密處置了。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那只有天曉得！

廣州市上一面是接連不斷的捕人，一面又是征兵進入緊張階段，征兵告示貼滿了大街小巷，保甲長辦公處，區公所人山人海，在黃沙分局，靖海分局，德宜分局裏面的區公所，真是人頭擁擠，一片喧嘩聲，有些來問服役資格，有些來問申請書填寫辦法的……可是，得到的都是一片斥聲，怒罵聲。原來區公所的老爺們在忙着趕編名冊。已編好的，便要動員聯保長按戶點查，準備舉行「抽籤」，但詳細辦法市民多不清楚，那些老爺們是不願向市民們說清楚的，因此，造成他們敲榨的好機會。

征兵的加緊，使得商店中所有適齡壯丁，都大起恐慌。壯丁自然很難幸免，但并不是完全要征去，只要送去鈔票，事情就好辦多了。像靖海分局就想了好辦法，就是包辦壯丁，依照壯丁安家費每名二萬元的數目，每戶二萬元少不了，壯丁多的戶口還要另議。因此派人按戶收錢，確實「無往而不利」的。在靖海區的戶口總有五千以上，每戶二萬元，一億餘元是很容易「征」到的，而實際上該區分配的名額是一百一十六名，四萬元亦總可以買得一名，買丁代替用去不過四百六十四萬元，餘下的一萬萬元的去向是可想而知的。此區如此，其他各區自然亦不示弱，各保甲長亦都派大批人馬去兜生意。一向不被人注意的保甲區長，現在大交紅運，個個吃得紅光滿面，黑呢中山裝穿得十分挺直，體面煥然，短褲赫然挺起，威風無比。

寒風使得人們發抖，這兩重的冬天更使得人們畏縮不動，但是人們的血液却没有因此凝結。他知道冬天一定會過去，春天一定會到來的。



記桂粵邊境的人民解放軍

西南人民在壓迫下站起來了

陳于

這個三分之一縣份的老百姓吃精磨皮竹花子的廣西省，今年負擔中央三百萬市担的征實征借。若加上省定省縣級公糧三成的附加，和各鄉鎮攤派的縣公所學校經費，全省有賦農戶本年度要負擔谷子五百萬市担。窮的富的一律要征，也沒有什麼起征點，還要你有一塊能夠長草根的地皮，會經納過一分或幾厘田賦的，都要派款。田賦一元，征實征借要五十二斤半，這是一「本份」要交要「借」給中央的。省縣級公糧每元要十斤半。鄉村執行教育人員薪給每田賦一元要三十五至四十斤。一個年納田賦一元擁有下等田的農家（此類農家甚普遍，每年僅能播種一次），年中收入約為三百斤，政府就「征」一「借」掉一百斤以上，佔他可憐的收成三分之一。

此外還有「十萬火急」的徵兵令，大約每萬壯丁中要抽三百人，更是將人民逼得走頭無路。農民們為了要活，他們不得不團結起來抗拒，官方便稱之為「匪」。在粵桂邊界上鬧得更兇。與橫縣接壤的粵地平南圩，最近，出現有二三十挺輕機的一匪徒三百餘人。他們不住民家，他們公買公賣，同老百姓親愛如家人，對人說：「是兩路人民解放軍」。官方以往派過中央軍一個連配合地方團隊去剿無效，派過整團保安隊也無效，命令粵桂區欽廉防博等縣合剿也無效。一個以朱暉日為首的剿匪指揮部失敗了，接替的以戴朝恩（即戴祖）為首的粵桂剿匪指揮部又失敗，今天以前的以陳公俠為首的粵桂兩區剿匪指揮部也不奏效。粵桂邊區治安會議提出下列計劃：

（一）加強特務機關活動，系統獨立於各縣政府之外，直屬中央系統。……（二）縣長有緊急處置「奸黨」分子特權，可以先殺後報。……（三）建立思想的五人聯保，五家聯保。……（四）粵桂聯合統一行動肅清邊境所有武裝「奸匪」。並劃邊區為三個聯防區。第一聯防區以廣寧、懷集、開建、信都為對象。正主任是廣西第三區保安副司令張偉民，副主任是懷集縣長姚止戈。第二聯防區以廉江、遂溪、合浦、陸川、博白為對象。正主任是廣西保安第一總隊長彭伯鴻。第三聯防區以鬱寧、上思、欽縣、防城、靈山為對象。正主任是廣西第四區保安副司令梁耀新，副主任是靈山縣長陳萬兼。張主任佈置好了，選到柳州觀林博白觀察，才回廣州。現在在冬防名義下，聯防區內五步一崗，五里一卡，軍警林立，一片戰時恐怖現象。

昭然在目。在桂省內，聯防區各縣的保安隊和警察除儘量的調去防匪，並叫各鄉組織冬防隊，檢查行人，監視「奸匪」。粵境內軍警數量更為可觀。每聯防區至少有常備兵三百人（省方派來的不計在內），各鄉另有鄉隊，各保設保隊。一個兩千人口的保隊，養二十名的保隊，所有兵員、伙食、彈械概由村民負擔。一有戰事，各鄉壯丁被征參戰，每鄉三五十人不等。商店富戶是各縣縣長的剿匪金庫，名義通過是「報效」「捐助」。聽說靈山有間西華商店因為繳不起七八十萬的剿匪費，被捉去坐牢。據說罪名裏面有一「逼匪」嫌疑。冬防在即，人民奉令獻槍，以靈山為例，第一區獻二十挺輕機。商店須交獻槍代金，該縣恒昌泰（一個蘇杭店），交一百二十萬，作爲獻槍代金。可是廣大的人民在官方壓迫下，只有更加增加對政府苛政的不滿，心向往「匪地」，更廣大的民變正在醞釀中！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抗人人家

記南匯人

我的家鄉是滬郊南匯，最近在徵兵、徵糧下發生不少的事，我現在把具體的情形寫在下面：

農村徹底破產

南匯縣現在每畝良田價值三十萬元，我家鄉近

有個地主有田三千畝，但因為徵糧和捐稅的無限量，最近他要把田賣出二百畝，用低價向人兜售，結果，沒有一個人要。大家說有了田就累贅，吃喝稅捐都來了，還不是無田一身輕（替人家做工）結果窮人買不起，富人買不掉，田裏出產的東西，自己不能享用，全給國民黨拿去養大兵；弄得田地荒蕪，壯丁又紛紛逃亡，農村面臨全部破產。

三、青團和工作隊

南匯縣政府爲了執行徵兵（按說徵得好，縣長要連昇三級呢！）就在鄉下組織地痞流氓成立所謂「工作隊」，每鄉一隊，約二十人。經費由每鄉農民攤派，弄得大家怨聲載道。一拿了石頭打自己的脚。南匯鄉民的火燒南匯城是被迫得沒有辦法才動手的。

丁徵抗

願請大丁抗

「不好，不好，要抓人了。」

徵兵慘劇

抽丁、抽丁，這個名詞在浦東老百姓的心裏是很恐懼的，年青的人晚上睡在風箱裏的荒涼和竹林間，掠掠的聲；這是在第一期抽丁的經驗告訴了人民：一是在黑夜裏打門搜捕的。

第一期的風浪過了，經過區黨（自說自話）的會議，發表了一掛羊頭，賣狗肉」的徐大縣長的一通聲明云：「今後絕對不抽壯丁」，不過這是給人民吃一只空心的包子，讓年青們定安心，故大些眼，讓大家露露的。在距離不到一星期——十二月一日的黑夜，將各鄉自衛隊，配合了軍警，只一夜功夫抽足二百四十名壯丁。南匯城郊有一人家，在半夜裏被徵兵的武裝人員打開大門和房門，把年青的丈夫從被褥裏拖出來拉走，他的妻剛剛生產才四天，這時她急得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跑出門，想把丈夫拉回，結果走了一里多路被兵士一腳，跌昏了倒在路旁。待她醒來，丈夫已不知去向，她一團團一團團地哭，在床上發瘋地想生下來的兒子凍死了。她倒在地上哭得死去活來。

美式配備的強盜

南匯人除了抽丁的苦外，還要被強盜搶劫。上

月浦東金家橋忽來大批光頭化裝強盜大肆搶劫，他們有美式機槍和短槍，每個強盜頭上包塊布，然後整齊一下口令，就很有紀律的集合，有時說江南話「弟兄們！」但即刻改掉。有人看見他們到半路上就把包布丟了。老百姓眼裏是清楚的，他們說：「什麼人才有美式配備呵！」

南匯人民起來了！

南匯人民在這種壓迫的壓制下，請問如何生活下去？特別是抽丁更加緊急的現在，老百姓們只有死裏求生。在十二月五日發生了一次顯示示威運動，塘東（縣城之東）之農民，及壯丁家屬敲鑼集合了四五千個人，匯成了一條條的洪流，向縣城進發要求釋放壯丁，停止抽丁，如無果善結果便攻打縣城，結果到縣城約三里的時候，聯防指揮部，已命令

軍隊埋伏戒備了，並且派了縣黨部的說客「顧認查」長一來，勸解民衆，但是空虛的安慰是不能阻止這數千民衆的憤怒的，他們繼續往前請願，但城門關了，這時人民的忿憤達到極點，大家以物擲門，城上軍隊以石片亂丟，朝天鳴槍示威，並且衝出城來圍擊，將为首的（其實是壯丁的家屬）十一人拘捕送入牢獄，以「擾亂份子」罪名審問。（因恐奸黨趁機活動）據「擾亂份子」所供是爲了請求「停止抽丁，免徵田賦」而來請願的。

經過了這一次事情以後，南匯人民的抗丁抗糧的浪潮是更加增強了，你碰我無的兩個人都是充滿了憤恨，真是成了「人人抗丁，家家抗糧」了。南匯人民是不好欺的，他們將爲了維持自己生命，不顧一切的向統治他們的魔鬼戰鬥！（志兵）



抗徵在江陰

明民

江陰縣青樓，正被徵兵兵丁的威嚇得雞犬不寧。

徵兵，每畝田抽要銀二十六斤谷子，而一畝好田的十足收成也不過六百斤左右，說是二十六斤，其實要運到交四十四斤。這是在上面規定爲布幣，而縣公所用的乃是老秤，兩者比較約有十八斤之差。農民們於是抗不肯交，把縣官打了一頓，並把縣官和縣海軍到縣內打起官司來了。因爲官官相護，結果還是農民吃虧。近來上頭又下令從明年一月起每畝抽銀五斤，可是該區長從十二月十六日起就來，農民當然不願交出，於是又鬧起來。

徵兵糾紛未平息，現在又因抽丁而引起了抗爭。原因是在青樓區的泗河都抽了二十九名，他連該區長有一艘古某連中艦兩次。因是區長不願，第一次開口人就不肯交，第二次則讓年齡不適合，身體虛弱而抽區長一校更。這是不公平的處理，惹起了衆怒，許多被抽中的壯丁和家屬齊向區公所請願，共集了三百多人，區長以「暴動」爲藉口，叫區丁抽了三十多人，內中有八十歲的老人，區長已長到壯丁也在被抽之列，且用武力於區公所，竟給新覺悟的區長抽了三記耳光，這更激怒了大家的憤怒，大家當場提出每人自願出地一畝，來開區長抗爭到底。現在，區長已逃之夭夭，有人說已逃到上海，一說是逃到蘇州，一說是逃到南京，來開區長抗爭到底。可是人民已有堅固的團結，齊心的要開區長門等到底，大有非徵兵區長不肯罷休之勢。

解放區婦女們的翻身運動



·五·

第七節 浩翰的文化生活

戰勝了貧困卑屈的生活，還要戰勝愚昧。在解放區的文化運動裏，婦聯會也組織與領導了婦女們在文化上的翻身鬥爭。

爲了培養大批女幹部份子，和提高現有的婦女幹部，各級和各種文化、政治專門技術學校，都對婦女敞開了大門。除機關、部隊、學校、工廠中的工作人員子弟，不論男女滿六歲就可以免費入學外，在鄉村裏爲了保證女孩入學，政府、婦聯會和學校的教員，還經常而耐心地進行宣傳動員，在職的女幹部也和男幹部一樣，工作一定時期後，便有機會免收入學，以提高文化政治和理論修養。做母親的也不例外，日間托兒所以集體吃飯和集體管理的方法，使母親們免除了孩子的累贅，延安的兩座母親學校便是爲了這目的而創辦的，那裏面帶着三四個孩子的母親，都可以安心學習。

但這種正規教育和幹部教育，只是解放區婦女文化運動中的一小部份，最爲蔚然大觀的，是在廣大成人婦女中展開的掃除文盲，婦孺衛生和文藝活動的熱烈運動。

山東是婦女社教發達的地方，僅據二十六個縣

的統計，參加婦女識字班的婦女就有二千一萬七千

零七十人，過去最爲地瘠民貧的陝甘寧，在一九四四年也有三千三百三十九個縣建立了婦女識字班，並產生了三百三十個婦女夜校，晉察冀的一個分區（冀中區）參加識字班的婦女有八十四萬，佔婦女人口 10.5%，消除了青年婦女文盲六十七萬人，壯年婦女文盲十八萬人，這數目比山東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晉冀魯豫民主政府建立較久的冀南區中，已經沒有一個青年婦女是文盲了。

這樣澎湃的婦女識字運動是在兩個前提下產生的，一是解放區廣大農民由於減租減息，分配敵偽逆產和清算惡霸等鬥爭所得到的生活改善，一是婦聯會在響應民主政府號召進行消滅文盲鬥爭時所採取的社教與生產及合理的倫理教育相結合的有效方法。據山東的統計，在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大都是那些家庭由於減租減息等運動，由貧農上升爲中農的婦女，在蘇皖解放區第五分區當一九四五年懸掛滿杆的分配敵產的鬥爭勝利完成後，翻身了的婦女都熱烈地要求文化學習，譬如淮安縣馬邏村十八個青年婦女自動跑到村完小去請先生替他們上課，

封隔的一個識字班，有一天因爲下雨，先生到時候還未到，學員們便大家淋雨去請先生，以後她們更與先生競賽，保證大家都不遲到缺席。

識字班運動發展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他得到了廣大社會的擁護，這與他在教學過程中同時組織婦女生產，提高了她們的生產情緒與技術，以及在教學內容中又貫徹與老幼幼婦莊勤儉等合理的倫理教育分不開的。它打破了阻礙婦女參加識字的家庭障礙，因爲除了少數的頑固份子，一般家庭婦女之所以不能參加社教及廣泛的社會活動，主要的原因不外兩個，一個是家庭中的公婆丈夫成父母，害怕媳婦女兒智識高後，不安於室，一個是害怕婦女會染上浪費習慣，不願做或是耽擱了家中的生產操作。這些顧忌在學習與生產結合，學習促進了家庭民主和陸的實際表現下，都逐漸消釋了。

譬如蘇皖解放區連水縣徐圩村的民校，便以一面紡紗一面識字爲號召，學員們將紡車集中到學校裏，區婦聯合貸給棉花，每紡一斤可以獲利土紗六兩，她們將獲利的土紗織布再生產，保證春季不要家庭分文，每人可以穿上一套新衣，學習則利用每天午後的休息時間來進行；這樣辦理，婦女們自己都高興說：「我們上識字班，又識字，又生產獲利

，這真好。」

但是過到了填份子破壞，有個女二流子，張玉清，經常在家長面前說上識字班的都會學壞，有些家長怕女兒學壞，禁止女兒上學，識字班的學員們，便在村民大會上公佈張玉清破壞識字班的事蹟，動了公憤，結果張玉清當眾反省，承認錯誤，從此沒人敢亂說識字班不好了。嗣後，識字班門前又貼出「閑人無事，不准入內」的標語，眾人都說：「這樣辦識字班才是正派哩！」於是分送子女入學，連一位地主紳士何老先生都親自把女兒送來了。

像這樣運用羣衆的民主力量制戒填份子的破壞，同時照顧社會風俗常能使識字班鞏固，而對於一些不正經的婦女和在家裏裏潑辣蠻橫的婦女進行鬥爭改造，更使識字班民校在羣衆中建立更高的威信，蘇皖兩湖蘇魯豫的民校就由於改造了一個名叫九姑娘的女會員而獲得了社會的信任和稱讚，那位九姑娘的名字是由於嫁過九個男人而得到的綽號，她不善生產，在家裏是潑辣蠻橫，民校裏的學員見她有一次打了女兒，就開大會批評她，勸她替抗屬挑水，因而社會上都稱讚民校好，九姑娘從此替家裏幹起活來，莊裏不大好的女人也都有所警惕，而不敢做壞事了。

加以教學方法上的切合實際，掃除文盲的運動便更獲得順利發展，前述的徐圩村識字班中，注意了學員的自願原則，把家務繁重不能分身的中老年婦女與家務較少的年輕婦女分別進行教育。他們又適應分散的鄉村環境，將學校分成三處，在教學過程中則採用小先生制，先由學員討論一週教學進度，然後推定對某項問題有研究的人擔任教學，學

困難，並得到教學並長的好處，到一定時期，更舉行抄識字的競賽大會，選出了學習與生產的模範，因而獲得家長與社會的稱讚，有一位母親說：「向英上了識字班，抄抄得比從前高強百倍，且又認識許多字，進識字班的好處多大啊！」

因而識字班或民校往往成了婦聯會在每一地區的核心組織，它的學員，由於政治認識，文化水平較高，在婦聯會和配合其他運動的活動裏都比較積極能幹，便自然而然成了婦運活動的領導核心。管鎮的民校就是這樣，它領導全村婦女的優抗，動員參軍等工作，當蝗災爲害時，還協助農會發起捕蝗運動，在敵們影響下，全村婦女都養成了進步模範的風氣，男女關係也比從前正常了，甚至民校學生還組織主席團來主持婚禮，年節時她們更是文娛活動的中心骨幹。

X X X X X

爲了使老百姓獲得人財兩旺的幸福生活，民主政府用很大的力量推行了婦孺衛生。

婦女識字班，民校，冬學等活躍的地方，婦孺衛生往往做得較好，但要轉變幾千年積下來的纏足迷信和不衛生傳統，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因而除通過識字班民校等進行經常的宣傳外，婦聯會進行過廣泛的放足，反迷信宣傳，晉冀魯豫的遼縣等地還成立了放足委員會，翻身後的婦女，在生產等社會活動中本已有放足的需要，經過這一宣傳推動，纏足漸減少和消滅了纏足現象，據山東一九四六年統計，放足的婦女達四百二十二萬一千二百九十二人，佔全解放區青年婦女之百分之七十！

唯一可以請到的醫生，這種醫生只會裝神作態，用符咒甚至於對病人的殘酷處打來治療疾病，這樣便造成了大量夭折，延安附近有一個患產後熱的產婦，便是被巫神藉口驅鬼，而用柳條鞭打，用鐵針亂刺，並把她衰弱的身體拖到戰場上，驅使她繞着磨盤跑以致折磨死去產婦嬰兒的屍體更是落後，在陝甘寧婦女常是生在土上，甚至還有壘到磨盤牛圈裏去分娩，分娩時一定要壘着，不壘下，產婦只給喝些米湯，不給任何營養食品，加以缺乏科學的性智識，婦女患子宮病，月經病，以至於梅毒等病症的很多，據估計，陝甘寧解放區婦女患病的比率多到60%，最少也有30%。而由於產後護理，產後難產時，往往將骯髒的手指伸進子宮去，不僅弄死嬰兒，也往往弄死產婦，斷時使用不消毒的高梁桿或碎瓦片，因而嬰兒的死亡率極高，延安縣有個姚老婆，生了十六個孩子，十六個都沒有活成；安塞的一個鄉，十年裏生了七十二個孩子，却死了四十八個；嬰兒的死亡率可以達到百分之六十，最低也有百分之四十！

針對着這些，婦聯會協同政府，展開了反對巫神和積極推行衛生的運動。民主政府將巫神捉住，用具體事實揭露他的欺騙，其中最有效的辦法，是從思想教育上脫服巫神，使他坦白說出他的招搖撞騙，但如果不能進一步解決農村中的醫藥需要，巫神依然是無法禁絕的，婦聯會便協助民主政府動員組織衛生宣傳隊，醫療隊下鄉，同時推廣建立婦女助產，改造舊產婆，建立婦女衛生合作社等工作，以滿足廣大婦女衛生的需要，像這樣，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間，陝甘寧解放區便有一個三十九人組成的醫療隊下鄉，半年中除進行建立衛生據點，修理廁所

水井等公共衛生外，還組織了九個助產訓練班，計訓練六十六人；組織十個婦女衛生訓練班，包括一〇六人；並有五個助產員，改造了八個老產婆，進行了九次新法接生。

X X X X X X X X X

婦女在文娛活動中的活躍，更是中國以至於整個東南亞幾千年來的奇蹟。唱歌是青年婦女中最普遍的娛樂，晉察冀中分區每一個青年婦女都可以唱上一二十個歌子，婦女秧歌隊或是婦女參加秧歌隊的人數在民主政府建立較久的地區都在普遍發展着。山東濱海區的十九個村莊中，每村都有一個秧歌隊，包括一百九十五個女隊員；蘇皖的第五分區，參加秧歌活動的有三千二百〇四名，玩花船的一百〇五名；隨着文娛活動的發展，婦女們已不滿足簡單的秧歌舞蹈而玩起花船高蹺，打花棍，腰鼓等花樣，並且排演或是自編秧歌劇進而成立了農村劇團，起初劇團的演員只限於婦女，後來爲了適應複雜的劇情，她們更大地與男子們一同組成劇團，據山東高南縣統計，在一九四五年，全縣共有四一五三個劇團，其中年青的姑娘佔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些村莊裏，全體婦女職工班的學員都可以做演員登台表演。聞名於蘇皖解放區的阜寧縣馬集區農村婦女劇團不僅在自己村莊演出，還經常流動演出，她們的父兄丈夫不但不反對，反幫助她們擔挑護送！

：一九四二年減租運動後，那位此者看見青年農家婦女在每天勞動生產後，還熱烈地學唱歌學跳舞，一直弄到深夜，他問她們累不累，她們笑着說：「日子好了，不打盹啦！」

「日子好了，不打盹啦！」

沉重枷鎖後，婦女們的創造力與奮鬥力空前發揚了，她們自然而然地要求用藝術的形式來反映歌頌她們自己的鬥爭力量和幸福。當然，在起初曾經遇到了一些封建禮教殘餘影響的阻礙，家長們禁止婦女參加文娛活動，甚至發生打罵的事，她們不得不採用兩心而曲折的辦法來取得社會家庭的同情。在山東，開初受到阻礙後，演員們便偷偷地進行排演，等演出時才請她們的父母長親去看，當她們演出了富有教育作用而生動的劇情表現出優越的演技時，被感動了的家長們便逐漸改變了觀念，而且熱烈地支持起她們來，尤其是那些母親們，對她們女兒演的戲不僅百看不厭，而且自動爲她們借衣服道具，如她們化妝，或是供獻化妝的意見。

這種民間文藝的活躍，與它內容的改造與充實是分不開的。當舊式秧歌劇中邪惡調情的部份被拋棄而改爲反映人民的生活與鬥爭時，文藝得到了廣大羣衆的喜愛，婦女的秧歌隊劇團成了解放區年節喜慶中不可缺少的主力。除了年節的慶賀外，婦女秧歌隊經常攜帶禮物和鮮豔的大紅花朵到部隊去歌頌獻花鼓勵士氣，有一次在山東，那位脫離敵軍反正到人民軍隊來的英正明將軍竟被這種熱烈歡愉的人民的歌舞感動得流下淚來！秧歌隊還改造了浪費錢財，繁文縟禮的舊式結婚的儀式，它簡單節省，而且更因爲排場熱烈紅人獲得了各種年齡各種階層的愛好，而這種人民的藝術活動更幫助婦女們

提高了文化政治水平；譬如山東的生產學習模範林守英，同時又是演劇唱歌的能手，在她的帆布籃前，經常結着秧歌隊或劇本的台詞，她一面生產，一面歌詠，同時也脫習得了生字。又如當一次演出「還是大腳好」時，曾引起好幾個女孩子反抗她們的母親而放了足；又一次演出當地一個惡婆媳虐待媳婦的真實故事時，引起全場婦女的公憤，那個惡婆媳看過戲後也感到良心不安，而不應待兒媳了。而在一九四三到四五的兩年大量游擊軍參軍的劇演出後，山東婦女的參軍運動更澎湃起來，其中各埠子陳維英三動未嫁夫一直到當面鼓勵並親自送永婚夫參軍，以及三朱連雲懷玉動員她一塊演過戲的愛人參軍，終於完成了訂婚和參軍的雙喜臨門的故事。她們在解放區文娛活動下受到了教育，同時，她們本身又爲戲劇創造了更豐富的題材。

(本節完、全文未完)



「民主」藝術！

乃昌作

信箱

應該怎樣學習哲學

洪方先生：

你正在計劃利用課餘時間來自修哲學，「不再將有用時光消耗於打橋牌及讀閒天之中了」。你打算自修哲學，我們當然很贊成，但也不希望你一丟開功課就往哲學書裏鑽，真的完全不談天了；因為那樣會使你變成一個毫無用處的書獃子的。我們覺得，在用功過度感覺疲乏之時，找幾個朋友談談天，可以使頭腦輕鬆一下，並可以增加對朋友的了解和友誼，可以發現和商討一些問題，有時還是必要的；自然也都不能做得

過份。

閒話少談，還是談我們學習哲學的「正傳」吧。我們既要學習哲學，當然是要學習最進步的哲學——唯物辯證法。我們不一定準備自己將來要做哲學家，更不想學點哲學術語和噱頭好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博學，而只是懷着一個簡單而又崇高的目的——要使自己進步，使自己變成一個極完全極堅強的革命者。是懷着這樣崇高目的的人，才學得最進步的哲學；而且也只有最進步的哲學，才能使

人達到這種崇高的目的。

世界上任何人，不管他學沒有學過哲學，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對世界的看法，對人生的看法，有他自己的人生觀。想做東方希特勒的人自有他的法西斯人生觀，想巴結東方希特勒而求升官發財的人們也有他們的奴才人生觀，以至三教九流，販夫走卒，也莫不有他們自己的人生觀。我們革命者，自然也有我們革命的人生觀。有的人說對自己的人生觀講得頭頭是道，叫別人聽起來好像他說的道理真是天衣無縫；可是有的人說不成，吐裏雖自覺很有大番道理，說出來却處處露出破綻來了；又有的人

却經不起別人的說話，一聽別人的話有道理，自己原來的人生觀就動搖起來了。這是因為有的人是自己搞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哲學理論，有的人却沒有的。原故。我們革命者要能深刻了解「爲什麼應該革命」，應該怎樣去革命，革命是怎樣的有前途」等等道理，並且能說服別人，當然也要學習一套革命的哲學才行。否則一聽到反革命者的高談闊論，便不知如何是好，甚至對革命也表懷疑起來了，那還成什麼話呢？

哲學，恩格斯會下個定義說，是「關於自然、社會與人類思維的一般法則的學問」。那麼我們來學哲學，也可以說是學習一種與自然、社會等客觀事物完全相符合的正確的思想方法，學習怎樣去正確的觀察、研究、分析各種關於客觀事物的問題。說起思想方法來，說起想問題的方法來，每人都可以肩頭一擱計上心來，似乎並不足爲奇。可是各人的一套想問題的方法（與各個人的人生觀常常是分不開的），不一定正確，並且很容易受着反動統治階級的影響。我們生長在這個舊社會中，倘若哲學沒有學到家，自己的思想方法就免不了要受些壞

影響，對於問題就看不清楚。今年十月人民軍隊進出張家口時，不僅法西斯頭子衝昏了頭腦，馬上要召開國大，要逼中共訂「城下之盟」了；連有些進步朋友們也悲觀失望起來，覺得革命的前途太茫茫了。現在看起來很明白，那時悲觀失望是不對的。

不對的原因是因爲把問題看得太片面，太表面，太死板。只從一時兵力的強弱與城市的得失去看問題，而沒有把革命的與反革命的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優缺點及其變化情形，拿來加以全盤的考慮。尤其沒有從雙方優劣各殊的形勢下革命力量方面所應採取的戰略方針來認識。又如現在有不少人對於憲法問題爭論得很起勁，孔庚那種丑角出來當「反對派」了，某些論客和「學者」們又出來「護法」了，像煞有介事的。而實際上這些都是東方希特勒玩弄的把戲，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一部空洞無用的憲法上去，滿以爲弄到了一部漂亮憲法就可以萬事大吉，好讓他繼續法西斯獨裁，繼續出賣中國人民的權利給美帝國主義者，繼續進行殘殺人民的內戰。我們若弄不清這個問題的實質，也跟着他們老老實實的談憲法，那就大上其當了。

再我們應該談到，正確的思想方法，不僅是正確的觀察、研究、分析問題，而且還要能正確解決問題，解決實際的具體問題。有些人聽了哲學，喜歡在幾個名詞裏面打圈子，不論碰見什麼事情，總是拿「本質」、「現象」、「形式」、「內容」、「否定之否定」一類名詞往那上面一套，可以說得天花亂墜，可是一碰到實際的問題，如像自己已愛愛一類問題，反而糊塗起來，不知怎樣的好了。又有些人對於目前怎樣進行民主革命的問題不大感興趣，却津津有味的大談其社會革命的轉

變的問題。這些都是離開實際的演說，是我們應該竭力避免的。當然，哲學是可以預測將來的，但這預測決不能像城隍廟的那些星相「哲學家」一樣，預憑一個人的八字或像貌就來斷定他的終生的官運財運與壽命，而是要根據現有事實與條件，來預測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及其可能發生的情況。倘若現有的事實與條件既沒有具備，而我們却要為遙遠的將來描寫一幅很具體的圖景（不是一個輪廓畫），那就和看相算命的一樣荒唐了。玩弄名詞而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不該現在的以及即將到來的問題而談遙遠將來的問題，都不是學習哲學的正經門路。

以上說了一大堆，還沒有說到讀哲學書的問題。我們雖然不願做書獃子，書還是要讀的。我們向你推薦第一本書，是斯大林寫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原書載在「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第二節，市場上也可以找得到博古譯的單行本。字數不多，却能夠單扼要的把哲學原理完全寫出來。

邯鄲電台恢復廣播

健之先生：

邯鄲新華廣播電台已于本月十五日起正式恢復廣播，該台呼號XGNT，波長四九點二公尺，週率六〇九〇千週，播音時間，上午十時卅分及晚間廿點卅分。又延安新華廣播電台XNCR，波長四〇公尺，週率七五〇〇千週，其播音時間近已改為早晨九時及晚間十八點卅分。以上均上梅時間。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了，清楚明白，沒有艱難字句，也沒有空話。你也許已經讀過它，但不妨再多讀幾遍。此外市場上很容易找到的哲學書，有米丁著的「辯證唯物論」（生活版）和黎澍編譯的「思想方法論」（辰光版）。前者是有系統的一部哲學的著作，後者是輯錄中外名著及文獻中之有關哲學問題的部份加以編排而成，都值得一讀。再我們就勸你多讀幾本名著，如馬恩合著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的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斯大林指導下編成的「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以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論文藝問題」，「論聯合政府」等等。這些都不是專門的哲學著作，但確是正確思想方法實際運用的最優秀的範例，我們最需要學習。假若說一般哲學書是數學課本的話，而這些名著就可以說是最好的例題詳解了。

你若對哲學很發生興趣，當然不應限於只讀新哲學及其有關的書籍，而應該廣泛的去讀古典的觀念論的，機械唯物論的大師們的著作，對於現在學者名人的有關思想問題的著作，尤其應該讀。我們讀這些東西，不是僅僅知道它們的內容就算完事，而是要研究他們為什麼會發生那種哲學思想，他們的錯誤在那兒，為什麼會有那樣錯誤，以及我們應該怎樣正確地來駁斥他們。只要你這樣努力學習下去，縱然你沒有想當哲學家，也沒有寫成一本哲學的專著，事實上你會變成一個真正的哲學家的。

寄生、閃電、雷、懸、白衣大作不擬刊載，特告。明先生：目前因戰爭關係，解放區工作人員的工作和地方常常變動，信很難達到收信人的手裏。

詹先生：請來一談。
孫先生：你所要的書籍我處都沒有，望到書店問問，或許有賣的。

張正光先生：希賜地址，以便通訊。

永仁先生：貴友行跡，我們也不知道，這也因為是戰時地址常遷移的原故，可不必多慮。

葛先生：朋友還是自己找的好，不一定必須要自己好的才交，就是知識技能不如你的也應交，幫忙他們進步，是非常必要的。

周、吳兩先生：信收到了，我們很敬佩你們堅定刻苦的精神，希望繼續奮鬥下去，獨立的生活和工作下去。

章明先生：道路不通，信件無法轉遞，特告。

黃先生：來信收到，請賜通訊地，以便回覆，俾得親會。

魏先生：來信收到允為我們幫忙，我們非常感激，有閒不妨來敝處談談。

透人先生：大作不擬刊載，先生上次寫的一篇很好，很具體的報導一些不合理現象，這要比空論動人而有力得多，希望多為我們寫些這類的文字。稿費已算出，請來取或賜地址專人送上。

徐先生、陳先生：關於你們所提的問題，在本刊第十三卷第四期和第九期的信箱中，都有了答覆，希望一閱。

陳先生：談到指導，是不敢當的，若有什麼不明瞭的問題，可以隨時提出大家討論，我們當盡所知的答覆你。貴友我們是不認識的，在連戰事環境下，我們也無法可以打聽。

成民、百川先生大作已在本刊第九期刊出，希賜通訊地址，以便寄奉稿費。